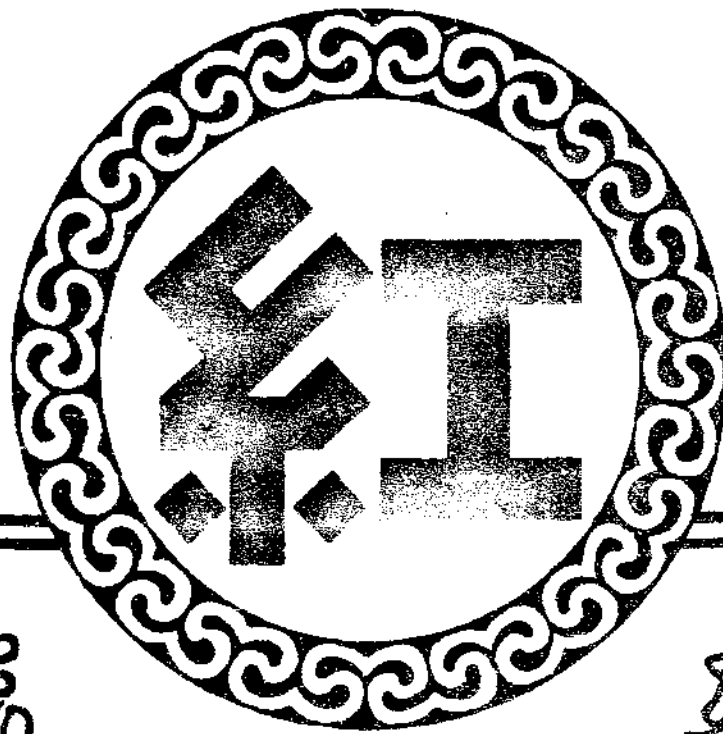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誌

雜

期十三卷二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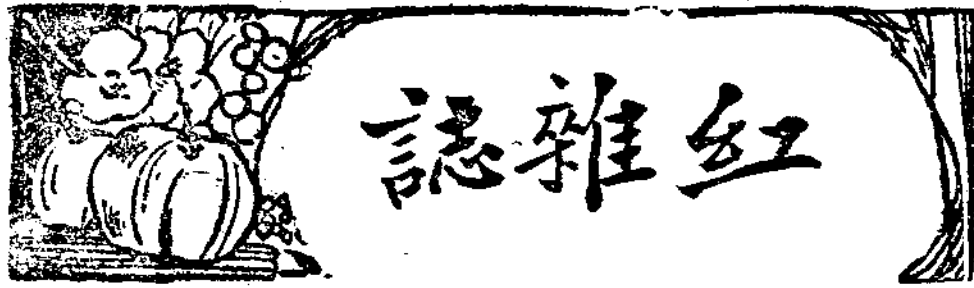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烟

落落大方



南英華駐
司公烟美英華駐
司公限有
理 總



目次

第八十期目次

民國十三年二月念九日
陰歷甲子正月念五日 發行

■ 短篇小說

二老者.....胡寄塵

吳語探原.....程瞻廬

熊與虎.....向愷然

紅雨霏屑.....徐碧波

字紙箋裏的信稿.....映梅

芳菲菲錄.....華吟水

李飛探案 合浦還珠(下).....陸澹齋

紅雜俎.....程瞻廬





目次

芝麻菜豆官之今解……………穎川秋水

籬爛頭……………冰廬主人

南面錄……………胡寄塵

教書匠……………鬢雲女士

蝶室賺笑錄……………李瀛洲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七張)……………不肖生

第三十回 小豪傑矢志報親仇 勇軍門深心全孝道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八十回 江小二狼狽走津沽 查老七縲繞入囹圄

二



南京圖書館藏



編輯瑣話

(羣濟)

小說的功用約略可分數種。現在一一寫在下面。

- 一、針砭(或諷刺)世俗的。
- 二、宣傳一種主義的。
- 三、含有鼓吹(或表揚)性質的。
- 四、作者抒寫胸中牢騷抑鬱的。
- 五、供給人們消遣的。

做小說的祇要在以上五種之中。佔有一種性質。便可成立。而第五種要算最沒有價值了。這一期的『二老者』是第一種。『箍爛頭』是第五種。倘然讀者不嫌這種小說惹氣。鄙人當把耳食所得。再記幾件出來。給讀者諸君做茶餘酒後的消遣品罷。

上期『春燈舊影』第八頁第三行『稟明』二字係『安葬』之誤。特此更正。

金馬牌香煙

頂上國貨。金馬香煙。品質優美。敢請空。



寧可不看
滑稽片
不可不吸
金馬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閣下曾患瘋溼骨痛之症否

骨節及肌肉之間疼痛或浮腫或硬板不靈活皮膚紅而炎皆瘋溼骨痛之病狀也下部背後肌肉疼痛謂之腰痛瘋溼
 大腿之後疼痛延及下腿者謂之腎尻酸楚凡一切瘋溼骨痛其致病之由則一也即血中涵有酸毒韋廉士大醫生紅
 色補丸由此而顯明其為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且治愈瘋溼骨痛較之其餘各症較為多即如北京國立法政學
 校蔡興吾先生之證書足可證明是丸有治比正之奇功也蔡君來書云鄙人長久酸弱血虧面黃客冬在京操勞過甚並
 感受風溼年底返里遂覺腰
 酸疼腎骨痠痛手足不時
 危腫殆經中醫調治愈覺加
 劇延至今春腰腿委頓步履
 維艱並且遍體瘡痕手足浮
 腫甚鄙人年方二十餘若
 因而殘廢畢生事業休矣此
 後適經中外醫士調治迄未
 見効嗣經友人盛稱大醫生
 紅色補丸對於此症卓有奇
 効因試服一二瓶漸覺肢體
 舒暢扶杖可行連服五六瓶
 腰腿漸痊以後繼服一打餘
 諸恙均告痊愈鄙人現在北
 京國立法政學校肄業上課

如有則廉大醫生紅色補丸是正絕對良藥也



遊戲一如恆人皆大醫生聖藥之功效也敬肅蕪蕪略表謝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能使身體康健復原功力不分男
 女曾經治愈血薄氣衰 腦筋無力 少年新傷 瘋溼骨痛 胃不消化 體氣浮腫 痲疾以及各種熱病之後均可
 療治凡經售西藥者均有購買或直寄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
 力在內



這一天我去訪我的朋友陸鴻書。只見鴻書悶悶坐在寄宿舍裏。好像懷着甚麼深憂隱痛一般。看見我來了。勉強立起身來。死不斷氣的招待我在他床沿上坐着。因為他的寄宿舍地位很小。除了一張小長桌一條凳子一個衣架一張床之外。沒有旁的家具了。這時候他自己便是坐在床沿上。那條凳子上放滿了零碎東西。不能坐人。他見我來了。一時也來不及清理。只招呼我同坐在床沿上。一面伸手從桌子抽斗內拿了一支香烟和一盒自來火。劃着自來火。給我吸了香烟。同時他

二老者

自己也吸着一支。

我見他這樣的沈悶。正不知說甚麼話來安慰他。却聽見他搖頭播腦的在那裏背誦孟子。背道：「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我見了這種不倫不類的舉動。越發是莫名其妙。只好笑着問他道：「鴻書。你還在這裏研究國學歷。為甚麼背起孟子來。」

鴻書不答。沈默了片刻。又改口說道：「唉。二老者。家庭之大老也。」

這句話他說得更奇怪了。為甚麼

天下一變而爲家庭呢。他這一句話真說得玄妙極了。竟使我不知怎樣去質問他。如此又停了一回。我差不多吸完半支香烟了。

鴻書又從衣袋裏摸出兩封信來給我。說道：你看罷。朋友。你看。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和兄弟差不多。我的家書也沒有不能給你看的……你看罷……鴻書如此說着。現出很頹唐的神氣來。我正不知道他兩封家書裏說得甚麼。一面答應着鴻書。一面將家書打開來看。第一封信。稱鴻書做鴻兒。我知道是他父親寫給他的。那信道。

鴻兒知悉。久未接汝安信。甚爲念念。汝今出門。已將三載。前月四伯回里。據云。汝每月薪水二十元。

尙有花紅。一年約有三百之譜。何故寄回家中者。不滿二百。我雖年未五十。但體衰多病。汝母脚不得力。寸步難行。汝妻又不解料理家事。家庭如此情形。真使我心焦萬分也。今年收成不佳。租米十之九收不進。日用物品皆昂貴。非常大土。尤奇貴。我雖爲烟。然我自有家產。非吸汝之烟也。家中老小五人。應由汝負仰事俯蓄之責。誰知汝竟置之不顧。鄉里皆稱汝不孝。使我亦無顏對鄉間父老。雖然已往之事。今且不計。從下月起。每月規定寄十八元回里。汝尙有二元零用。謹慎用之。綽有餘裕。汝祖墳。慕年久失修。幾爲狐鼠所竊。據使爲子孫者。目不忍觀。口不忍言。汝宜節省浮費。以爲

修。慕。之。用。汝。妹。年。已。十。八。小。汝。只。四。歲。耳。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汝。之。婚。事。我。早。爲。汝。了。之。將。來。嫁。妹。是。汝。之。事。我。有。餘。積。五。十。元。可。爲。添。補。妝。奩。之。用。然。所。差。甚。巨。區。區。五。十。元。不。足。當。十。分。之。一。也。光。陰。迅。速。轉。眼。新。春。汝。妹。已。是。十。九。歲。人。矣。其。自。幼。爲。汝。母。所。愛。驕。縱。已。慣。不。可。受。人。輕。視。故。妝。奩。雖。不。求。豐。亦。不。宜。過。嗇。况。我。家。亦。是。累。世。書。香。更。非。可。以。草。草。送。女。兒。出。門。凡。此。種。種。皆。汝。爲。兄。者。之。責。汝。不。早。爲。之。計。將。來。措。手。不。及。毋。怪。我。言。之。不。預。也。如。遇。便。人。回。里。可。買。東。洋。參。四。兩。參。茸。衛。生。丸。四。粒。是。汝。母。所。需。者。又。蝴。蝶。牌。牙。粉。一。罐。頭。一。兩。罐。是。汝。妹。所。需。者。好。橘。子。一。籃。是。我。所。需。者。若。

二 老 者

橘。子。不。便。帶。不。買。亦。可。此。間。亦。可。購。得。不。過。價。較。貴。耳。汝。在。外。一。切。當。自。知。珍。重。家。中。尚。平。安。可。勿。念。惟。需。錢。甚。急。耳。十。一。月。八。日。父。亭。字。

我。看。完。了。這。封。信。覺。得。鴻。書。的。父。親。未。免。太。頑。固。了。接。着。再。看。第。二。封。信。第。一。句。的。稱。呼。便。是。鴻。書。吾。愛。我。知。是。他。夫。人。的。信。了。接。着。看。道。

鴻。書。吾。愛。你。一。出。門。便。忘。記。了。我。麼。我。說。你。是。受。過。新。教。育。的。人。不。相。信。你。這。樣。的。看。不。起。女。子。倘。非。你。另。有。了。愛。人。你。決。不。會。一。個。月。只。有。一。封。無。聊。的。空。信。給。我。

當。年。你。允。許。我。你。一。旦。在。外。面。有。了。事。便。帶。我。在。你。身。邊。組。織。一。個。小。家。庭。今。忽。忽。兩。年。半。小。家。庭。

三

二 老 者

呢。在。那。裏。我。做。夢。也。沒。有。夢。見。

張。家。繡。英。姊。今。年。生。了。兒。子。在。彌。月。時。我。不。得。不。送。禮。我。手。裏。又。沒。錢。還。是。向。黃。媽。貸。了。五。元。購。買。一。只。小。金。戒。指。送。去。這。是。前。回。已。經。告。訴。過。你。的。要。你。一。個。月。內。寄。匯。五。元。來。還。他。你。爲。甚。麼。來。信。時。並。不。提。起。

你。若。一。時。沒。錢。還。他。也。可。以。的。只。須。每。月。給。他。利。息。五。角。便。行。了。

現。在。我。不。希。望。跟。你。在。外。面。組。織。小。家。庭。只。希。望。你。每。年。能。假。請。假。回。來。二。次。每。次。兩。個。月。並。不。算。多。想。是。你。能。假。辦。得。到。的。你。若。不。答。應。我。那。便。是。你。厭。棄。我。了。你。越。是。厭。棄。我。越。是。要。纏。繞。你。你。

四

接。到。這。封。信。若。沒。有。確。切。的。回。信。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當。了。衣。服。做。盤。費。也。要。出。來。找。你。想。公。婆。也。沒。奈。我。何。

鴻。書。你。以。爲。怎。樣。呢。這。不。是。我。格。外。的。要。求。你。去。看。看。人。家。受。了。新。教。育。的。丈。夫。待。妻。子。便。可。以。知。道。了。

行。也。挽。手。同。行。坐。也。挽。手。同。坐。赴。跳。舞。會。看。影。戲。這。是。人。家。夫。婦。常。有。的。事。我。呢。自。從。嫁。了。以。後。老。居。在。鄉。下。做。夢。也。不。會。見。過。這。些。事。了。你。也。有。良。心。你。自。己。想。罷。

以。外。的。話。我。一。時。也。說。不。完。大。概。我。不。說。你。也。知。道。我。只。望。你。切。實。的。回。我。一。封。信。

你在外面起居飲食。要自己珍重。祝你無恙。

十一月十日 蕙敬上

我看完了這第二封信。也覺得他夫人的話說得太過。太不原諒鴻書了。鴻書處在父與妻之間。又爲環境所壓迫。每月只賺得二十大元。怎樣能彀供給兩方面的要求呢。

我又低頭想想鴻書的境遇。實在不好。怪不得他沈悶。我剛想着一句話來安慰他。還沒開口。忽聽見鴻書又在那裏歎道：「唉。二老者家庭之大老也。」我聞言便笑着問道：「鴻書兄。你家庭中的困難情形。我知道了。但是『二老者』這一句話。怎樣說呢。我實

在不懂。請你指教我罷。

鴻書搖頭歎道：「唉。二老者家庭之大老也。」仍舊是一句原話。我那裏懂呢。不過他將家庭二字格外的讀得響些罷。我因爲始終不明白。只白着眼睛望望鴻書。鴻書至此才慢慢的解釋給我聽道：「二老者。一是老子。二是老婆也。專制的老子。癡刁的老婆。一個也不好對付……」我聞言又是好笑。又是可憐他。

正在這時。寄宿舍中的茶房。送上兩封信來。遞給鴻書。鴻書接着放在檯上。拆也不拆。只慢慢的歎了一口氣道：「二老者的信又來了……」

吳語探原

程瞻廬

吳中俗語。往往不易了解。實則輾轉音訛。皆有蛛絲馬跡可尋。就余所知作
吳語探原。

派。瀨。吳語稱人凶悍者。輒曰派瀨。派瀨者潑辣之訛也。派潑雙聲（屬重唇音滂字母）瀨辣亦雙聲（屬半齒半舌音來字母）音訛恆由雙聲疊韻而起。故潑辣變而為派瀨。

臘。塔。吳語稱人不潔淨者。輒曰臘塔。臘塔者落拓之訛也。臘落雙聲（屬半齒半舌音來字母）塔拓亦雙聲（屬舌頭音透字母）故落拓變而為臘塔。落落拓拓變而為臘臘塔塔。

媽。呼。吳語稱人假作癡呆者。輒曰媽呼。媽呼者模糊之訛也。媽模雙聲（屬重唇音明字母）呼糊疊韻（虞韻）故模糊變而為媽呼。模模糊糊變而為媽媽呼呼。



黃始。此橫豎之誤也。吳語稱黃始要去猶言橫豎要去也。橫黃雙聲（同屬喉音胡字母）始與豎音相近故橫豎變而為黃始。

攙初。吳語稱物之不齊整者曰攙初。此參差之訛也。參差二字本雙聲攙初二字亦雙聲參差攙初亦均雙聲（同屬正齒音穿字母）故參差變而為攙初。

小干。吳語稱小孩曰小干。干者小兒也。干哥雙聲（屬牙音見字母）兒字吳人恆讀作干如篋兒稱篋干之類故小兒變而為小干。

小娘。吳語稱閨女曰小娘。小娘者小兒也。解見前。

弗哭。吳語稱事之出於意外者曰弗哭。掌者弗可測也。可哭雙聲（屬牙音溪母）掌測雖非同母而同屬於正齒音故弗可測變而為弗哭。掌那裏可測變而為落裏哭掌。

弗翻陶。吳語稱事之無礙者曰弗翻陶。弗翻陶者不妨得也不讀為弗。吳語通用翻妨雙聲（屬輕唇音敷母）陶得同屬舌頭音故弗妨得變而為弗翻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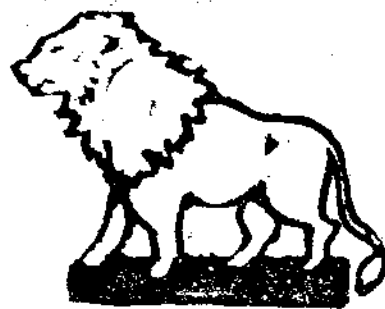
吳語中亦有其音不誤而其義不甚可解者。就余所知爲釋其義。

握（讀作平聲）空。此吳俗詈人之詞也。見人之造作謊言者，輒曰握僚個空。（吳人稱你曰僚，實則卽儂字之轉音）握空二字，詈人極爲刻薄。凡人將死時，往往伸手向空中握之，握空者，詈人將死也。

捱窶坯。此亦詈人之詞也。見人之不習上者，輒曰捱窶坯。捱窶坯者，討飯坯也。每逢燒窶時，衣不蔽體之乞丐，輒捱近窶邊以取煖，故捱窶爲乞丐之代名詞。

板板六十四。吳語稱人之呆板不肯變通者，輒曰板板六十四。此語來源係從鑄錢而起。昔日鼓鑄錢幣，每一板計六十四文，不多一文，亦不少一文，故以比呆板不肯變通之人。

戚子卿篤小二。吳語稱人之不說好話者，輒曰戚子卿篤小二。此語蓋出於雙金錠彈詞。謂蘇人戚子卿之家僮曰小二者，每逢開口均不肯說好話也。吳人稱的曰篤的，篤雙聲（屬舌音端母）。



熊與虎

然·愷·向·

熊
與

虎

易枚丞對我說。他在吉林的時候。有一次雇了一輛騾車。坐到甚麼地方去。在路上無意中看見那騾夫的右耳。缺了大半截。僅剩了下半截的耳根兒。不像是生成的。也不像是被刀割了的。忍不住就問那騾夫道。你這右耳的上半截。怎麼沒有了呢。騾夫見枚丞問他的耳朵。似乎很得意的樣子。說道。說到我這耳朵。登時身上就得打一個寒噤。我這耳朵。是被一隻極大的黑熊抓去的。枚丞是個生性好奇的人。聽說是被極大的黑熊抓去半截耳朵。便喜得連忙問道。怎麼被熊抓去了耳朵。却不曾把命送掉呢。騾夫笑道。這就要算我的造化了。我從前不是趕騾車的。當二十幾歲的時候。最歡喜肩着鳥槍。到各處山野中獵鳥獸。這年秋天。陰雨了半月一日。天氣初晴。我就肩着鳥槍。出外走到一座山裏。正在拿眼向四處張望。看有可以下手。的鳥獸。沒有陡然發見。對面一個山坡裏。有一隻極大的黑熊。和人一般的兩脚。着地。慢慢的走動。我這時所立的地方。與那熊相隔。約有百步。遠近中間。橫着一條山澗。山澗兩岸的蘆葦。有五六尺高。很是濃密。澗中有二三尺深的水。我心裏明

知道這東西厲害。祇因仗着中間有這們一條山澗阻隔。以爲他不能飛過來。因此便不懼怯。並想一槍打中他的要害。我們出外打獵。身邊本帶了兩種子彈。一種是羣子。打鳥雀的一種。是獨子。打野獸的。平常槍裏裝的多是羣子。因爲遇野獸的時候。少遇鳥雀的時候。多。此時既發見了那熊。立時把獨子裝在槍裏。躡足潛蹤的走到澗邊。在兩岸沒有蘆葦的地方。站着熊的眼睫毛。最長不自己用手撩起來。二三丈遠以外。便不能看見我。走到澗邊的時候。熊並不會知道。正掉轉身軀來朝我立着。兩手向兩邊抓着。小樹枝玩耍。胸口裏純是白毛。我估量相隔不過十多丈。遠我槍的力量。還能多打數丈。已在正好下手的距離以內。再不下手。更待何時。遂對準他胸口白毛一槍轟去。不偏不斜。打着我。祇道他也是血肉之軀。要害處中了。這們一槍。必然仰後便倒。我單獨一個人。能打死這們大的一隻黑熊。拖回家去。豈不可以驚動許多人。心裏歡喜得甚麼似的。眼睜睜的望着他。祇等他仰天躺下。我就過山澗那邊去。誰知這東西厲害。一顆槍子打在他身上。他那裏當一回事。一些兒不改變。他平時從容的態度。彎腰抓了一把泥。砂草屑。再抬起身來。我看中彈的所在。淌出許多鮮血來。將胸口的白毛染紅了一大塊。把手中的泥砂草屑。向傷處揉擦。了。幾下。彷彿敷上了一些傷藥的樣子。這才用兩手撩起兩眼的睫毛來。抬頭向我這邊一望。我立的地方。

沒。有。蘆。葦。一。眼。就。望。着。我。了。我。當。時。覺。得。他。這。一。眼。有。很。大。的。威。力。不。敢。停。留。立。起。來。拖。着。烏。槍。回。身。就。跑。沒。回。頭。看。也。不。知。他。怎。生。跳。過。山。澗。的。僅。跑。了。四。五。十。步。遠。忽。覺。右。耳。一。冷。好。像。有。甚。麼。冷。東。西。挨。擦。了。一。下。的。樣。子。從。右。耳。擦。過。就。到。了。右。肩。上。身。體。便。不。由。自。主。向。後。仰。面。倒。下。來。烏。槍。脫。手。攢。了。幾。尺。遠。我。倒。在。地。下。看。那。熊。已。在。我。身。邊。立。着。我。待。翻。身。起。來。逃。走。他。祇。用。手。在。我。胸。口。按。一。下。我。就。仍。舊。躺。下。翻。不。起。身。來。了。我。到。了。這。時。惟。有。緊。閉。兩。眼。等。死。但。是。兩。眼。閉。了。好。一。會。並。不。覺。身。上。有。甚。麼。痛。楚。祇。覺。肚。皮。上。有。很。重。的。東。西。壓。着。不。甚。好。吐。氣。慢。慢。的。張。眼。看。時。原。來。那。熊。坐。在。我。肚。皮。上。抬。起。頭。望。着。天。笑。我。腰。裏。帶。了。一。把。小。尖。刀。我。打。算。抽。出。來。乘。他。不。備。揀。要。害。處。再。戳。他。一。下。却。苦。刀。擱。坐。在。他。屁。股。底。下。抽。不。出。來。祇。得。輕。的。替。他。搔。癢。畜。牲。儘。管。厲。害。知。識。畢。竟。趕。不。上。人。我。替。他。在。屁。股。上。和。腿。彎。裏。搔。癢。他。很。覺。快。活。漸。漸。的。把。屁。股。懸。空。讓。我。好。搔。我。巴。不。得。他。有。此。一。着。越。發。替。他。搔。個。不。住。他。搔。得。快。活。把。屁。股。更。懸。高。些。是。這。們。三。五。次。後。屁。股。已。離。我。的。肚。皮。有。四。五。寸。高。了。我。左。手。仍。不。住。的。搔。着。右。手。緩。緩。的。將。尖。刀。抽。出。來。順。過。刀。尖。對。準。他。穀。道。祇。一。下。戳。去。連。刀。擱。都。戳。進。去。半。寸。他。受。了。這。一。傷。跳。起。身。帶。着。尖。刀。就。跑。也。是。頭。也。不。回。的。去。了。我。這。時。爬。起。來。才。覺。得。右。耳。痛。澈。心。肝。地。下。淌。了。一。大。塊。鮮。血。上。半。截。耳。根。不。知。被。抓。到。那。裏。去。了。

易枚丞笑道。倘若熊沒有這們笨。有他那麼大的力量。又有那麼頑固的皮肉。如再加以機靈。還了得嗎。山中一切的野獸。都要被他征服了呢。驛夫點頭道。熊儘管有這們笨。無論甚麼野獸。沒有不怕他的。能勉強和熊抵抗的。祇有老虎。然老虎也還是不敢隨便與熊相鬥。平常老虎遇了熊。多是老虎先自避開。不與熊對面。熊是從來不避虎的。不但不肯避。反得追趕着虎要吃。不過虎的脚步快。一蹤一兩丈遠。熊追趕不上。罷了。祇是熊最有耐性。決不因他自己笨。鈍。就灰心。不追趕老虎。盡管老虎已逃得無影無蹤。他仍是不捨照着老虎逃去的方向。逢山過山。逢水過水。的追趕老虎。逃了一會。回頭不看見熊。追來就坐下來休息。熊追趕老虎。是不停留的。十九在老虎坐下來休息的時候。追上老虎。見熊追來。又跑。熊又不停步的追。如此追上了。好幾次。追得老虎無路可逃了。祇得把心一橫。轉身與熊相鬥。易枚丞問道。老虎的爪牙。都厲害無比。舉動。又比熊迅捷些。認真和熊相鬥起來。祇怕熊也不見得鬥得過老虎。驛夫搖頭道。其名雖說老虎和熊相鬥。其實老虎那裏敢認真與熊鬥。一下兩下鬥的時候。老虎祇朝熊坐着不動。熊伸着兩手來抓老虎。老虎等他來到。切近。聳身一躍。從熊頭上跳到熊背後。隨即掉過身。又坐着不動。熊抓了個空。知道虎跳到了背後。也回轉身來。又伸着兩手去捉老虎。又跳了過去。是這們跳了無數次。老虎自覺跳得又飢餓。又疲。

乏了。祇管把熊撇下來。自去尋覓可吃的東西。充飢。熊此時並不追趕了。也不去尋東西吃。就在這相鬥的地下。彎着腰。從容不迫的。扯草拔樹。用意在等歇。與老虎相鬥的時候。免得草樹礙了手脚。老虎去尋着東西吃飽了。知道逃跑不掉。仍回身到原處。依着初次的鬥法。鬥到飢疲不能支持了。又撇了熊。自去休息。自去尋東西吃。吃飽了。再來是這們得經過六七日。熊始終不肯離開相鬥的地方。去覓些食物。也不肯略略的休息片刻。鬥到四五日。必有兩畝地大小的所在。沒有一寸青草。沒有一株小樹。都被熊在老虎去休息和覓食的時候。拔除乾淨了。鬥到四五日以後。熊的兩隻眼睛。都氣紅了。舉動倒漸漸的快了。老虎在這時候。就得特別的留神。萬一稍有不慎。一下被熊抓着了。便休想掙脫。十九被熊撕裂着。吃一頓飽。若這虎能與熊支持到七八日。熊已飢疲不堪。就奈虎不得了。虎見熊飢疲得立脚不住了。才聚精會神的猛撲過去。一口就咬住熊的喉嚨。半晌還不敢放口。必待熊已死去。不能動彈了。才放下口來。易枚丞問道。熊爲甚麼七八日不去尋東西吃呢。驛夫笑道。熊的性情最驕傲。最托大。他並不把老虎看在眼裏。以爲一下吃着了。有現成的糧食。在眼前用不着另去別處尋東西吃。越鬥的日子多。越賭氣。非拿這老虎充飢不可。他吃不着。老虎就怪地下的草木妨礙了手脚。所以老虎一去。他便趁着空閑的時候。扯草拔樹。然而饒你老

虎機巧。仍是被熊抓着吃了的時候居多。老虎吃着熊的時候不過十之二三罷了。甲寅年在日本。易枚丞同我到上野動物園。看了兩隻絕大的白熊。我說這東西笨到了這個樣子。縱然有力如虎。也不是畏懼。何以西人小說或筆記上都說熊厲害無比。是甚麼道理。易枚丞聽了笑道。我初次看見這東西的時候。也和你一般的心理。以為不足畏懼。後來在吉林聽了一個驛夫說出一番故事。才知道這東西可怕之處。就在凡事從容不迫。換言之。就在笨到了這個樣子。我問驛夫說出一番甚麼故事。易枚丞便在歸途中將以上記的情形述給我聽。並說老虎雖是可怕。遇着老虎的人。祇要就近有樹爬上樹去。就可以避去危險了。惟有熊這東西。身體雖笨到了這個樣子。然他能上樹。遇了他的人。除了會跑的。才有幾成可望逃開。以外便別無免死之法了。

紅雨霏屑

徐·碧·波·

隔牆聽妙曼之歌聲。似有一好女郎。輕啓檀口。盈盈立身畔。
情之結合。初非受制於強迫。何以獲美果者良妙。

浮槎於情海者。恆欲一窮海底之異。情舞台所演之戲。無滑稽劇。情域是妙境。是魔境。還須質諸世人。情界無方向。履是境者。渾不辨東西南北。



字紙箋裏的信稿

映·梅·

鄙人無意之間在字紙箋裏一翻。却發現了一封很肉麻的情書。信末署着映梅二字。咦。這映梅不是和我很要好的同事口佳嗎。難道他竟有了很秘密的女友咧。排字人正來索稿。鄙人就把這封信充了紅雜誌的篇幅。請讀者大家肉麻肉麻罷。

濟羣識

我最敬慕的石舒：

今天是十三年二月十號了。回想和你分別以來。足足有五個月了。那臨別的時候。正是桂花開得極茂盛的當兒。我還記得你來辭別的那天。身上穿着緋色的綢衫。黑色的嵌肩。左手拿着兩個柿子。右手持着一把傘兒。最後的五分鐘說出一聲去了。真令我生出無限的悲感。這個印像。我是永遠留在腦際呢。

我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做那機械式的工作。這幾天是舊曆的新年。好容易得着幾天的休息。許多同事們都邀約着去吃酒打牌看戲。無奈我精神上有了苦痛。對於這些熱



鬧的事。覺得毫無意思。除了到幾家必要去的親戚朋友們家裏。賀了賀年。依然回來做我的筆墨生活。誰知提起筆來。枯腸又搜索不出。只好又暫時擱了筆。跑出去作那無目的地的散步。後來不知不覺走到了大吉路。望見了□□里。在那十二號的門首。徘徊了半天。唉。石舒啊。『桃花依舊。人面何存。』無奈我與你府上的人。又不相識。不好進去探問你的近狀。只好仍舊獨回。那知回來之後。我的寫字檯上。竟發現了一樣極可喜的物兒。什麼可喜的物兒呢。就是你給我的一封信。

石舒！你說到南洋後。有兩封信給我。但我實在一封都沒有收到。唉。可恨的郵局。你不失落那無關緊要的信。偏偏失落我最盼望的信。豈不是有意播弄麼。我沒有接到你的信以前。真好比是大旱之望雲霓。我敬慕你是敬慕到十二分。就是你不給我信。我也不敢向你質問爲什麼不給我信的理由。只好守着悶葫蘆。作那癡心的盼望。遙祝你現在身體安好。默禱你將來幸福無量。

我最敬慕的石舒啊。承你問我的近狀。非常感激。但我也沒有什麼好消息可以報告你。



總算身體平安罷了。我每到煩惱不堪的時候。就將你的相片取出來展看。但見你那蓬鬆般的雪髻。白玉般的蓮額。淡淡的春山。盈盈的秋水。都一一現在我的眼前。還有那櫻桃似的小口。露着極柔媚的笑意。髣髴要同我說話一般。後來我連喚了幾聲你的芳名。並低聲的問道。石舒啊。今天天氣寒極了。爲何你還穿着單衣呢。但始終沒有聽見你回答我一聲。後來一想。我真癡極了。這是一張照片啊。

你對於國家所發的一番議論。我聽得佩服極了。你在海外所受的一番感觸。我聽得氣惱極了。唉。石舒啊。我在數年前。也是和你一般的熱心呢。無奈熱心到九十分的時候。就有那一百分的冷血。來澆潑你。真叫我有氣難吐。有口難言。唉。這都是我國家太弱的緣故罷了。你說你是一個無能力的女子。但我看你的動作。到是很有能力的。比我們這種無用的男子們要強過百倍呢。

我這封信。前後所說的話。未免說得太唐突了。但我是向來不會虛假的。感激我。怨恨我。怒罵我。只好聽你裁決了。祝你安好。候你答覆。

芳菲錄

華吟水

金橘藏綠豆中。經時不變。

搗蒜。罨香。撒蒂土。其香經久不竭。

削梨蒂。插於蘿蔔上。藏之。經年不爛。

梅性潔。澆以糖水則茂。

梅子同韶粉食。則不酸且不損齒。

木瓜可浸酒。老人飲之。活血。如以木瓜置

被窩中。可免瘰癧症。

芋煮汁洗膩衣。淨白如玉。

梅雨沾衣。則生黑黴。以梅葉湯洗之。迺去。

玉蘭忌水浸。宜與木筆並植。

皂莢末置書葉間。可辟蠹。

瑞香不茂。則澆以浣衣垢水。

凡花枝折下。先灼斷處。可貯數日不萎。如

牡丹芍藥。則用蜜養尤佳。

李飛偵探案

李飛

李飛偵探案



合浦還珠

李飛偵探案

李飛

陸·澹·靈

(下)

經過這一番議論之後，我把手表一看，已經快要一點鐘了。但是徐閑雲所說那個姓張的，到底杳然不來。這時候，大家的目光都注射在徐閑雲一個人身上。不但劉子明和吳德奎非常起疑，就是我的心裏也以為閑雲這個人，很有些可疑。決不能輕易把

李飛偵探案

他放過。但是李飛却默然無語。儘着在房裏踱來踱去。好像另有什麼心事一般。踱了一會，他忽然把徐閑雲一拉，兩個人一同走出房外。我覺得很詫異，便也跟着他們出來。那甬道的中間，本來有一方會客的所在。李飛把徐閑雲拉到那裏，大家一同坐下。他便很鄭重的對他說道：「你可知道你的危險嗎？吳緯

珠失蹤這件事大家都以為你是個最重要的嫌疑犯。這兩天所發現的種種情形都足以造成你的嫌疑。我替你想真是不幸極了。但是這件事很關係你的前途。你總得設法辯明纔好呀。徐閑雲很焦灼似的說道：「可不是嗎？我看他們的心裏簡直把我當作擄人勒贖的凶犯。這裏說起我這兩日非但做了囚犯，還要做嫌疑犯，可算得是平白地的晦氣。現在我也沒法去掉他們的疑心，祇有希望你把絳珠尋出來，方能替我辨明冤枉。你對於這一件事到底可有一點把握嗎？」李飛搖著頭道：「還沒有什麼把握哩。但是我倒並不疑心你。大家以為可疑的地方，我却以為反可證明你是個無罪之人。現在我要問。」

你你與絳珠是十分親近的。究竟他那裏還有什麼線索可以根究嗎？徐閑雲想了一想，陡然想起了一樁事來。他便低聲對李飛說道：「現在有一件很秘密的事情，我不能不告訴你了。這件事我已經答應了絳珠替他代守秘密。現在絳珠失蹤，我又受了重大的嫌疑。事到如今也顧不得了。現在我要問你：絳珠的生身父母究竟是誰？吳德奎可會同你談過嗎？」李飛道：「他說絳珠是用錢買得來的。他的生身父母已經不知去向了。徐閑雲搖頭道：「這都是吳德奎的胡說。我老實告訴你：絳珠的父母還好好的住在蘇州哩。絳珠本是蘇州人，他的父親姓林，名字叫林藹庭。向來是做機帶生意的小本營生，家中十分貧苦。」

絳珠有兩個姊妹一個兄弟他父親因爲食指太繁家累太重把他養到五歲就讓他的舅父張道生領去作爲女兒那張道生是個專做戲衣生意的在天津開了一爿戲衣舖吳德奎這時候正在天津唱戲常到張道生的舖裏來定戲衣所以大家就認識了後來絳珠七歲的時候張道生得病而死他的老婆向來不守婦道姘着一個唱武生的道生一死他就把舖子盤給別人又把絳珠賣給吳德奎得了三百塊錢跟着那個唱武生的跑了從此以後絳珠就改姓了吳學習那歌舞的生涯絳珠離開他生身父母的時候究竟年紀還小不十分記得清楚了至於林藹庭夫婦却在蘇州自從張道生死後音信杳然

也不知道他那個女兒究竟死活存亡因爲沒有可以打聽的地方也就只得把他丟開了直到去年八月裏張道生有一個姪兒名叫阿炳的回到蘇州向林藹庭說起絳珠藹庭方得到他女兒的下落阿炳十四五歲的時候在張道生的戲衣舖裏做徒弟所以對於絳珠的身世很爲清楚這十年之內他一向在北京做事直到去年方纔回到南方那時候絳珠在京津一帶已經紅得不得了包銀可以賺到兩千塊錢一個月了阿炳知道絳珠就是林藹庭的女兒所以回到蘇州就把絳珠現在怎樣得意的狀況講給藹庭聽一面又攬掇他趕到北京去把這棵銀樹子奪回一輩子靠着他可以吃着不盡藹庭聽信了

他的話就向人家借了一百塊錢同阿炳兩個人趕到北京找到吳德奎家裏和他大起交涉要想把絳珠領回但是藹庭跑到北京去人地生疏先就吃虧那裏門得過吳德奎呢吳德奎給他一百個不承認藹庭無憑無據硬不起來反被吳德奎指他是冒名訛詐要把他送到警察局重辦後來總算旁人解勸把他逐出大門藹庭無法可想只得忍氣吞聲回轉蘇州偷鷄不着蝕把米倒白白的化了百把塊錢以上的話都是絳珠暗地裏告訴我的絳珠眼見他生身的老子被師傅驅逐出去不能相認心中覺得老大的不忍後來不知怎樣他打聽得林靈庭住在蘇州盤門內羊腸巷六十四號他就把自己私蓄的

一百塊錢寫了封信寄給他父親這封信還是我替他寫的哩這一件事情除他之外祇有我一個人知道他恐怕被師傅知道了惹起糾葛所以千叮萬囑叫我嚴守秘密現在絳珠忽然失蹤我又受了重大的嫌疑所以我不得不把這種情形講給你聽了徐閑雲說完之後李飛點頭道你剛纔所講的情形倒是一種重要的關鍵吳德奎既然托我偵查却還要瞞我絕不與我提起怪不得我無從下手了現在請你到房裏去把吳德奎一個人叫出來我有話問他徐閑雲答應着去了隔了一會吳德奎來了李飛請他坐下正色道大凡一個人托偵探辦事就好比請醫生看病一般請醫生看病必須將病源說明方

能對症下藥。托偵探辦事。也得將案中的關鍵細細表明。不能隱瞞一點。那總可以着手偵查。現在你請我偵查絳珠的蹤跡。却把許多要緊的關鍵瞞着。不談教我。在暗中摸索。怎樣能查得出來呢。吳德奎愕然道。我沒有隱瞞什麼呀。李飛冷笑一聲。就把徐閑雲剛纔所講的話。傾箱倒篋。一概都說了出來。吳德奎見李飛都已知。道料想不能隱瞞。只得點頭承認。道你既然知道了。我也不必瞞你。絳珠的確是林藹庭的女兒。但是當時張道生的老婆得了我三百塊錢。已經把他賣絕給我了。所以藹庭想來認領。我當然不能承認。我把這女孩子領到這步田地。也費了許多心機。倘然平白地給他老子領去。在情理上也。

李飛偵探案

有些說不過去呀。李飛道。你所說的。也有理由。但是他們骨肉至親。你硬不許他們相認。覺得也不是正理。現在這一個問題。倒可以不必談了。你自己仔細想想。這一回絳珠的失蹤。與他父母可有什麼關係嗎。吳德奎道。一點沒有關係。這一層我倒可以擔保的。要是果然有點關係。我也早已同你說明了。李飛詫異道。你怎樣知道他們一定沒有關係呢。吳德奎道。絳珠的失蹤。是被中華大會的匪徒劫掠去的。他們已經寫信來訛詐。當然不必再疑心到別人身上了。至於林藹庭夫婦。他們仍在蘇州。昨天還有一封信來。並未知道絳珠被劫。怎樣能疑心到他們身上呢。李飛詫異道。林藹庭昨天有信來嗎。他信中。

說些什麼。你可能給我看看嗎。吳德奎在身邊掏出一封信來。授給李飛。李飛接過來。與我一同觀看。那信面上寫着「上海馬霍路仁美里二十四號吳絳珠女士親啓」。一面寫着「蘇州林絨」。四個字。那信裏寫的是

絳珠吾兒知悉。前天有人來說我兒已經到了上海。明年在天聲舞臺唱戲。我心中十分快活。你的身體想必安好。我同你母親都好。不必記念我年內事情太忙。不能分身。明年正月初旬一定到上海來看你。你師傅蠻不講理。十分可恨。明年到了上海。我再與他論理便了。父字十二月廿二日。李飛把信看完。又把那信箋信封反反覆覆的看了。

一回忽然微微一笑。好似發見了什麼秘密似的。我與吳德奎呆呆的看着。不懂他什麼意思。李飛想了一想。便對吳德奎說道。這封信暫時放在我這裏罷。我還要研究研究哩。吳德奎點頭答應。李飛把手表一看。站起身來。道。啊呀。時候不早了。已經兩點一刻。我們可以回去了。於是我們仍舊一同跑到那三百二十一號房裏。這時候房裏幾個人正在紛紛議論。大概言語之中。都注意在徐閑雲身上。閑雲在房中踱來踱去。覺得非常沒趣。等到我們踏進房去。便把他們的談鋒截斷了。劉子明忙問李飛。你們研究得怎樣了。李飛搖頭道。現在還沒有什麼頭緒。但是我

可以替閑雲作保證。他是一定沒有關係的。現在時

候不早我們大家還是回去罷這案子很爲曲折
等我把案情偵查明再來報告你們便了說着便
挽了我的手向衆人告辭衆人見他這樣說大家也
就一哄而散

李飛回到家裏便對我說道明天一早我還得到蘇
州去走一趟哩大約當天就可以回來家中快過年
了事情不免忙一點你可以不必去罷橫豎我就要
回來的等我回來之後再詳細講給你聽罷我也無
可無不可當時就答應了他第二天早晨他一起
來打了個電話到公司裏請了一天假立刻就趁九
點零五分的特別快車趕到蘇州去了李飛走後劉
子明和吳德奎又來看他見他不在家中只得悵悵

李飛偵探案

而去後來徐閑雲也打電話來要和李飛談話我又
把他回了直到那一天晚上十一點鐘李飛果然從
蘇州趁特別快車趕回來他一踏到家裏我就知道
他這一回到蘇州去居然得到了一點綫索了因爲
我看他神色很高興臉上滿露着一種愉快的樣子
與剛纔出門的時候完全不同了他到家之後並不
與我提起這事竟然好像是忘了一般我倒覺得很
詫異他吃了一點點心與我一同上樓到了臥室裏
他依舊東拉西扯的講些不相干事情並不提起那
件案子我再也忍耐不住了只得開口問他道你這
一回到蘇州去到底偵探得怎麼樣了可有一點眉
目嗎他一聽我的話便拍着手笑道我知道你這個

人。性。急。得。很。所。以。有。意。同。你。鬧。着。玩。你。果。然。忍。不。住。
了。你。不。要。性。急。我。正。要。同。你。商。量。哩。這。件。案。子。看。來。
好。像。很。複。雜。其。實。一。經。着。手。倒。也。簡。單。得。很。並。沒。有。
什。麼。十。分。幻。妙。我。到。蘇。州。去。了。一。趟。居。然。大。收。效。果。
案。中。的。綫。索。已。經。完。全。被。我。探。出。了。但。是。目。下。案。還。
沒。破。我。不。能。完。全。告。訴。你。大。約。明。後。天。破。案。的。時。候。
你。一。定。就。能。明。白。了。我。聽。他。說。這。幾。句。話。心。中。十。分。
氣。悶。但。是。他。的。脾。氣。向。來。如。此。沒。有。破。案。的。時。候。他。
決。不。肯。向。人。說。破。所。以。我。也。不。能。強。迫。着。他。接。着。
又。向。我。含。笑。說。道。現。在。我。們。所。要。商。量。的。就。是。那。破。
案。的。手。續。了。你。既。然。做。了。我。的。特。別。書。記。跟。着。我。東。
跑。西。奔。光。是。替。我。記。兩。件。案。子。覺。得。也。沒。有。什。麼。趣。

味。現。在。我。想。借。重。你。替。我。辦。一。件。事。情。你。可。能。擔。任。
下。來。嗎。我。笑。道。你。還。要。同。我。這。樣。的。客。氣。嗎。我。既。然。
做。了。大。偵。探。的。特。別。書。記。大。偵。探。有。什。麼。吩。咐。當。然。
要。盡。力。去。辦。還。能。推。辭。嗎。李。飛。笑。着。點。頭。道。很。好。很。
好。那。末。明。天。我。要。請。你。做。我。的。助。手。了。至。於。教。你。辦。
些。什。麼。事。到。了。那。個。時。候。我。再。細。細。的。與。你。談。罷。
二。十。六。的。早。晨。我。同。李。飛。剛。起。身。劉。子。明。和。吳。德。奎。
已。經。來。了。我。們。倆。梳。洗。之。後。走。下。樓。去。只。見。那。兩。個。
人。都。哭。喪。着。臉。呆。呆。的。坐。在。會。客。室。裏。他。們。見。了。李。
飛。便。不。約。而。同。的。立。起。來。問。道。怎。麼。樣。了。可。曾。探。出。
些。眉。目。來。嗎。李。飛。慢。條。斯。理的。答。道。別。着。急。呀。慢。慢。
的。偵。探。起。來。總。能。把。他。尋。出。來。的。包。在。我。的。身。上。還。

你們一個吳絳珠就是了。劉子明很焦灼似的說道：不是我們着急實在因爲日子太侷促了。今天已經是二十六還有五天就要他登臺唱戲的。現在連人還不知道在那裏呢。豈不是把人都要急死了嗎？李飛請他們坐下含笑說道：你們不必着急這案子已經有了一點把握了。今天晚上定然可以破案。不出二十四個鐘頭可以還你們一個鮮靈活跳的吳絳珠。你們又何必急得這個樣子呢？兩個人聽了李飛的話還有些將信將疑。劉子明問道：你這話可是當真的嗎？李飛道：這是規矩矩的話。那個與你們開玩笑。兩人見李飛說得很鄭重。知道他真有了線索。頓時非常歡喜。李飛便與他們約定當日晚上八

李飛偵探案

點鐘仍在我們家裏聚會。會齊之後便一同去找吳絳珠。劉吳二人都欣然應允。兩人去後徐閑雲又來了。李飛也照樣約他晚上八點鐘在家聚會。徐閑雲也欣然而去。這時候已經快九點鐘。李飛便趕緊往公司中辦事去了。那一天晚上李飛在家吃過晚飯之後拉着我到樓上去。把他要差我所做的事情詳細細的說了一遍。但是爲什麼要這樣的辦。他却並不和我說明。我再三盤問他。他總是笑而不答。我也只得罷了。八點鐘敲過。劉子明、吳德奎、徐閑雲三個人絡繹來了。人都會齊。李飛欣然說道：時候到了。我們一同去罷。衆人都覺得莫名其妙。不知李飛引他們到那裏去。李

飛問劉子明道你的汽車可在外邊嗎劉子明道汽車停在里門口你要用嗎李飛道很好我們就坐你的汽車去罷於是我們五個人一同出去到了里門口劉子明問李飛道我們到那裏去呢我同我說了。我好關照汽車夫呀李飛道我們先到六馬路走一。趨停一會要到那裏現在可還不能說定哩劉子明便關照車夫開到六馬路去我們魚貫着踏入車中。坐定之後車輪便轉動起來風馳電掣般的向六馬路而去。

到了六馬路李飛指揮車夫把汽車停在一。個轉灣角上劉子明等見汽車停了大家都想下車李飛急。忙把他們攔住一面便催着我快快下車我遵照着。

李飛囑托我的話一個人跳下車來留心看那兩傍。店舖的招牌走了六七家門而找到了一片興泰戲。衣店我就推門進去問那舖裏的一個夥計道這裏。可有一個張阿炳嗎那夥計道有的他住在樓上你。請到樓上去問罷我正要移步上樓忽然樓窗呀的。一聲開了有一個女人從窗口裏探出頭來問我道。你可是要找阿炳嗎他到新民舞台去了你。是要有什麼要事請到新民舞台帳房裏去找他罷我答應。一聲便退了出來走到汽車旁邊告訴李飛李飛點。頭道那末我們到新民舞台去找他無論如何今天。總要把他找到的說着便招呼我上車我剛踏到車。裏汽車便又很快的開了。

到了新民舞台附近汽車停下來我一個。人跳下車。去踏進戲園移步上樓走到帳房裏其時帳房裏辦事的人都很忙碌我走進裏邊見一個老先生坐在那裏算帳我便問他道張阿炳可在這裏嗎那老先生看了我一眼便指着靠門口坐着的一個麻子少年道這不是張阿炳嗎又對着阿炳喊道阿炳過來這裏有人找你呢那阿炳走過來對我一。看問我是那裏來的我說我是蘇州來的有要緊的話同你商量阿炳聽說是蘇州來的便露着驚詫的樣子趕緊向我招招手和我走到帳房外邊的甬道內低聲問道你到底。是打那裏來的找我有什麼事情我說我姓潘林藹庭是我的舅舅昨天林家大姊姊有一。

封信寄到此地托你轉交舅舅你可曾收到嗎阿炳點頭道不差有的你就是潘家姊姊嗎林家大姊姊昨天信上說要等回信去後方纔來申怎麼你今天忽然又找到這裏來呢我假裝着驚慌的形狀道我們發信之後忽然接着舅舅一封信教我們今天坐下午天的特別快車到上海來他在車站上等我們我們得了這封信今天就一同動身到上海來了到了上海舅舅果然等在月台上我們三個人見了面一同走出車站剛要想叫黃包車忽然來了兩個包探模樣的人用手在舅舅身上一拍道林藹庭你怎麼跑到上海來了你做的事難道我們不知道嗎你現在住在那裏快快的說出來罷舅舅一聽這話駭

得慌做一團我和林家大姊姊都莫名其妙舅舅不肯把住址說出惹得那兩個人發起火來把舅舅拉着就走大姊姊恐怕舅舅吃虧也跟着他們去了臨走的時候打發我來告訴你請你趕緊想法把舅舅救出纔好張阿炳聽了我這番話信以為真頓時也慌張起來他想了。一想便對我說道這裏的園主鮑國樑和你舅舅很好我現在領你去見鮑先生大家商議商議再作道理我點頭答應他就領了我到總理室裏那鮑國樑便是新民舞台的大股東又是總經理年紀約有四十六七歲五短身材深目鷹鼻是個狠沈驚精悍的樣子鮑國樑的對面另外坐着一個男子年紀也有四十左右身材很高大戴一副

很大的墨晶眼鏡操着一口的天津話兩個人正在那裏秘密談心我跟着阿炳進去把他們的話就截斷了阿炳替我們大家引見我方知道坐在鮑國樑對面的那人也是新民舞台的股東名叫馬鴻林鮑國樑很客氣的請我坐下阿炳便把我剛纔所說的話一一講給鮑馬二人聽二人聽了都大驚失色鮑國樑把桌子一拍恨恨的說道林藹庭這老頭兒不肯聽人的話真把人恨死了我關照他躲在屋裏千萬不要出來住的地方也千萬別教人知道他却急巴巴的寫信去叫他大女兒還要自己上火車站接他車站上耳目衆多自然就鬧出這個亂子來了現在怎麼辦呢總得想個法子纔好呀那馬鴻林也很

焦燥道我也曾經關照阿三阿七兩個人叫他們好好的監視着年內這幾天連老頭兒也不准放他出去他們爲什麼不聽我的話真是可惡極了現在林藹庭被包探抓去他是個沒用的人不經他們幾次的威嚇一定要和盤托出倘然被他們找到了那個地方把我們所定的計劃完全破壞我們白費了心思還得吃官司那纔是糟不可言哩依我之見一不做二不休我們趁他們沒有去的時候趕緊先去把他們搬開教他們撲一個空祇要挨過四天我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鮑。國。樑。點。頭。道。這。話。不。差。究。竟。還。是。你。有。主。見。現。在。我。們。立。刻。動。身。去。罷。阿。炳。問。道。我。們。可。要。一。同。去。嗎。馬。鴻。林。道。好。我。們。四。個。人。一。起。去。

李飛偵探案

罷橫豎有鮑先生的汽車在外面可以坐得下的於是鮑馬二人都把大衣披了同我們走出新民舞台鮑國樑的汽車停在門口我們大家踏到車上坐定了馬鴻林向開車的說了一聲楊樹浦汽車便頓時開了。我。坐。在。車。上。留。心。向。背。後。的。玻。璃。窗。外。探。望。只。見。遠。遠。一。二。丈。之。外。另。有。一。輛。汽。車。跟。在。後。面。此。快。彼。亦。快。此。慢。彼。亦。慢。我。知。道。這。就。是。李。飛。們。所。坐。的。那。一。輛。汽。車。了。汽。車。跑。了。約。有。半。個。多。鐘。頭。便。停。在。一。個。宅。子。的。門。前。我。下。車。的。時。候。留。心。細。看。見。兩。扇。大。鐵。門。半。開。半。掩。着。門。的。左。右。都。是。五。六。尺。高。的。矮。牆。門。上。有。一。盞。白。殼。罩。的。大。電。燈。燈。光。不。十。分。明。亮。大。門。的。對。面。有。

一。片。荒。地。我。看。了。這。種。情。形。腦。海。中。忽。然。一。動。暗。想。
徐。閑。雲。所。說。被。人。監。禁。的。地。方。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我。一。面。思。索。一。面。跟。着。鮑。國。樑。等。走。進。門。去。門。內。果。
然。是。一。條。兩。傍。種。着。冬。青。樹。的。小。徑。小。徑。的。盡。頭。果。
然。是。一。宅。三。層。樓。的。洋。房。那。洋。房。的。前。面。果。然。有。一。
片。草。地。這。個。更。可。證。明。我。的。理。想。一。點。不。差。了。那。所。
宅。子。一。定。就。是。監。禁。徐。閑。雲。的。地。方。我。想。到。這。裏。不。
覺。有。些。毛。骨。悚。然。恐。怕。他。們。把。我。帶。到。這。裏。也。要。將。
我。監。禁。起。來。後。來。仔。細。一。想。李。飛。等。都。跟。在。後。面。一。
定。沒。有。什。麼。危。險。頓。時。就。胆。大。氣。壯。起。來。我。跟。着。他。
們。走。上。階。沿。馬。鴻。林。把。門。上。電。鈴。按。動。裏。邊。鈴。聲。一。
響。便。有。一。個。當。差。模。樣。的。人。出。來。開。門。馬。鴻。林。一。見。

了。那。人。伸。手。就。是。一。個。耳。括。子。暴。跳。如。雷。的。罵。道。我。
關。照。你。不。許。放。他。們。出。去。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竟。
然。把。那。老。頭。兒。放。到。外。邊。去。這。是。什。麼。緣。故。那。當。差。
的。無。端。吃。他。打。了。一。下。倒。弄。得。目。定。口。呆。一。時。答。不。
出。話。來。定。了。一。定。神。方。纔。說。道。我。沒。有。放。他。們。出。去。
呀。老。頭。兒。好。好。的。在。三。層。樓。上。平。空。打。我。一。下。這。是。
那。裏。說。起。馬。鴻。林。道。吓。你。還。在。那。裏。做。夢。哩。人。也。到。
了。巡。捕。房。去。了。你。還。說。在。三。層。樓。上。真。是。渾。蛋。那。當。
差。的。覺。得。非。常。詫。異。道。老。頭。兒。的。確。在。樓。上。剛。纔。吃。
晚。飯。的。時。候。我。還。看。見。他。那。裏。會。到。巡。捕。房。裏。去。呢。
馬。鴻。林。聽。他。說。這。話。覺。得。也。有。些。詫。異。便。不。再。與。他。
爭。論。帶。着。我。們。一。同。上。樓。曲。曲。折。折。一。直。跑。到。三。層。

樓上馬鴻林走到一扇房門口把手指在門上彈了。三下房門呀的一聲開了我們四個人便一擁入內。我剛踏到房裏定睛一瞧便看見房裏站着三個人。一個是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一個是四十多歲的女人。還有一個卻是十六七歲很美貌的小姑娘。我對那小姑娘一看。不覺失聲喊了一聲。咦。原來這個小姑娘不是別人。正是那三四天前失蹤的坤角名伶吳絳珠姑娘。

我聽了李飛的吩咐對鮑國樑等說了一套誑話。他們居然把我帶到這裏來。見到了那個找尋不着的吳絳珠姑娘。真是出人意料之外。這時候我也有些明白了。大概這個老頭兒和那婦人就是絳珠的生

李飛偵探案

身父母。那鮑國樑等見林藹庭果然在樓上。大家都覺得非常詫異。其時那挨打的當差的也跟進房來。就指着林藹庭問馬鴻林道。這不是林老先生嗎。請你問問他。我可曾放他走出去嗎。林藹庭搖頭道。我沒有出去過呀。那一個說我出去的。這真奇怪極了。鮑馬二人聽了。便不約而同的回頭問我。道。他既然沒出去。你在車站上所見的。又是那一個呢。我料不到他兩人有這一問。駭得目定口呆。一時倒答不上來。馬鴻林乖覺。已經有些明白。便指着我问林藹庭道。他說是你的外甥女兒。你可認識他麼。林藹庭對我看了。看搖着頭道。我實在不認識他。這話一說。鮑馬二人都跳將起來。馬鴻林指着我。冷笑道。你原來

是。做。奸。細。來。的。我。們。倒。險。些。被。你。瞞。過。了。說。着。便。大。踏。步。走。上。前。來。張。開。巨。靈。神。般。的。手。掌。要。想。把。我。扭。住。我。駭。了。一。跳。正。待。叫。喊。起。來。但。聽。得。砰。然。一。聲。房。門。忽。地。大。開。李。飛。帶。着。劉。子。明。吳。德。奎。徐。閑。雲。三。個。人。飛。也。似。的。搶。將。進。來。馬。鴻。林。一。見。李。飛。大。驚。失。色。急。忙。縮。住。了。手。林。藹。庭。見。了。吳。德。奎。鮑。國。樑。見。了。劉。子。明。也。嚇。得。面。如。土。色。徐。閑。雲。搶。步。上。前。指。着。馬。鴻。林。道。你。不。是。把。我。監。禁。起。來。的。張。先。生。嗎。馬。鴻。林。鮑。國。樑。林。藹。庭。三。個。人。面。面。相。睹。大。家。都。做。聲。不。得。案。子。破。了。吳。絳。珠。也。尋。着。了。李。飛。請。大。家。坐。了。下。來。便。命。林。藹。庭。把。以。前。經。過。的。事。情。敘。述。一。遍。林。藹。庭。到。了。這。個。時。候。知。道。不。能。隱。瞞。只。得。當。着。大。衆。說。道。

吳。絳。珠。實。在。是。我。親。生。的。女。兒。五。歲。的。時。候。被。我。的。內。弟。張。道。生。領。去。帶。到。天。津。居。住。絳。珠。長。到。七。歲。道。生。去。世。我。的。舅。嫂。把。他。賣。給。吳。德。奎。十。年。以。來。我。因。爲。路。遠。迢。迢。並。未。知。道。他。已。經。死。了。直。到。去。年。八。月。裏。阿。炳。回。到。蘇。州。方。知。絳。珠。的。下。落。我。就。請。阿。炳。陪。我。到。北。京。找。到。吳。德。奎。家。裏。想。把。女。兒。領。回。誰。知。吳。德。奎。硬。不。承。認。把。我。驅。逐。出。門。我。當。時。因。爲。勢。力。不。敵。只。得。忍。氣。吞。聲。回。到。蘇。州。但。是。我。心。不。甘。服。總。要。想。和。吳。德。奎。打。一。場。官。司。分。個。曲。直。可。是。一。向。也。沒。有。機。會。本。月。初。聽。說。絳。珠。要。到。上。海。唱。戲。我。就。想。趕。到。上。海。來。因。爲。我。內。人。再。三。阻。擋。沒。有。動。身。直。到。十。八。那。一。天。阿。炳。又。到。蘇。州。來。找。我。他。說。他。目。下。

在新民舞台做招待絳珠已到上海勸我趕緊到上海去與吳德奎打一場官司據他說絳珠搭的是天聲舞台天聲和新民因爲營業上的競爭大家好像冤家一般我倘然和吳德奎打官司使絳珠明年元旦不能登台那末新民舞台的總經理鮑國樑非但暗中可以幫我而且還有一筆酬資給我哩我聽了他這話一時高興起來便帶了內人一同跟他到上海來見了鮑國樑馬鴻林他們說的話倒也和阿炳相同馬鴻林引我們到這裏來住在三層樓上從此他們便天天去打聽絳珠的行動起先他們的計劃想等絳珠出門的時候命我過去把他拉住說他是十年前被人拐去的女兒今天忽然找到了硬說吳

李飛偵探案

德奎夫婦是拐匪人已搶到了手就算官司打不贏元旦日絳珠決不能在天聲舞台唱戲這便是馬鴻林預定的計劃到了二十一日午後三點半鐘馬鴻林忽然坐了一輛汽車來接我說絳珠在萬國商店買東西教我趕緊前去我們到了萬國商店的三層樓忽見絳珠一個人從四層樓下來他一見了我很是詫異問我怎樣會到上海來的我就撒謊騙他說他母親得了重病到上海來醫治現在住在醫院裏我也問他怎樣一個人來到這裏他說與同來的人擠散了正在找我當時就說他母親病中十分想念他勸他到醫院中去走一過看看他母親他起先恐怕師傅起疑不敢前往後來經我再三慫恿一時

身不由主。便跟着我。一同到此。等到踏進此屋。我方纔和他說明。他很不贊成。我這辦法。與我爭論了好幾回。但是從此以後。馬鴻林便着人監視我們。非但絳珠不能自由。連我夫婦二人的行動。都被他監視起來。出入不能自由。簡直好像是囚犯一般。絳珠再三央求馬鴻林。請他打個電話給吳德奎。免得他們擔心。馬鴻林却一口拒絕。後來絳珠又請他打個電話給徐閑雲。他非但不打。反把閑雲也騙到這裏來。關了幾天。使人家疑心。到徐閑雲身上。後來又假冒閑雲的筆跡。寫了兩封信。一封寄給吳德奎。一封寄給閑雲。使他們在環球旅社會。面借此造成。徐閑雲的種種嫌疑。擾亂大家的耳目。這種詭計。都是他自

己告訴我的。我和絳珠雖然不贊成。可也不能阻擋着他。我屢次催他幫我進稟控告他。他却再三推托。據說年內決不可宣佈。等待來年新正。方可出頭控告他們的心。我也早已看破了。鮑國樑和馬鴻林都是新民舞台的股東。存心要破壞天聲舞台。所以把絳珠騙到此地。軟禁起來。一過明年新正。他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至於幫我打官司的話。全是假的。現在你們大家都來了。這倒很好。我究竟是絳珠的生的父親。我把他帶到此地。也不能算是拐帶。至於以後應當怎樣辦法。請你們大家評判。評判罷。

林藹庭說完之後。大家方纔恍然大悟。但是對於李飛怎樣偵查出來。還是不大白。劉子明問李飛道。

我們都疑心在徐閑雲身上你却怎樣知道他是冤枉的後來你到了蘇州一趟怎樣就能探出內中的情由來呢李飛笑道這案子初起時果然覺得無從着手但是徐閑雲是無干的我却可以決定你們因為那兩封不具名的信是他的筆跡所以格外疑心他但是你們仔細想想徐閑雲的字跡十分奇僻很容易辨認出來他倘然要寫這兩封信難道不能叫人代寫却偏要留着自己的真筆跡嗎天下恐怕沒有這樣蠢笨的人呀後來閑雲和我說明了絳珠的身世我就疑心到他父母的身上等到看見了林蕩庭給絳珠的信我的疑心就更加堅決了因為這一封信雖然粘着三分郵票却並沒有蘇州郵局的

李飛偵探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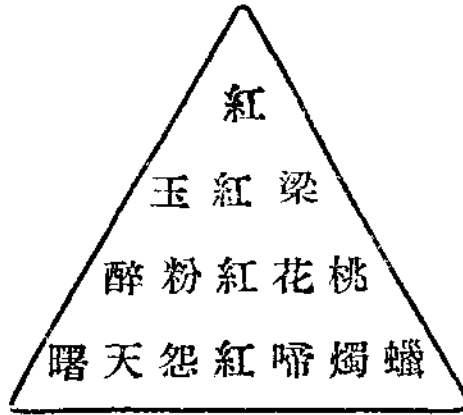
圖章這明明是從上海寄的他爲什麼要發這封信呢明明是要解釋掉他自己的嫌疑罷了但是我的心理却與別人兩樣徐閑雲有許多嫌疑我偏不疑心他林蕩庭越是要解釋嫌疑我却越起了疑心我以爲絳珠一定是給他父母騙去藏匿了林蕩庭一定在上海不在蘇州我當時還不敢決定我的理想一定是不差的所以我就一個人跑到蘇州去找林蕩庭那知蕩庭夫婦果然到上海來了我又找到絳珠的大姊家裏一問他大姊對我說道我父親母親是被新民舞台一個招待叫張阿炳的約到上海去了爲了什麼事情我也不知道那張阿炳並不是好人去年把我父親拉到北京去找我妹子白化了一

百塊錢沒有找回來。現在又是鬼鬼祟祟，不知鬧些甚麼。我有個表姊姊姓潘的，明天要回上海，約我一同前去。我因為快過年了，不能分身。我父親住在那裏，我也不知道。你要找到上海，問張阿炳自然曉得了。我一聽這話，心裏就全都明白了。知道這事暗中還牽連着新民舞台哩。當時就假冒這位大姊的口氣，寫了一封快信，寄給新民舞台張阿炳，托他轉交林藹庭。信中是說：日內要同潘家表姊同到上海，請他把上海的地址趕緊寄去。發了這封信，我就趕到上海。今天便命內人假扮了姓潘的表姊去找阿炳。這時候阿炳已經接到蘇州的快信，拆開來偷看過了。因此信以為真，毫不起疑，不知不覺的上了

我這個圈套以下的事，我也不必再細說了。案子揭破之後，依劉子明的心思，定要到公堂控告。後來因為事涉絳珠投鼠忌器，便由李飛從中勸解。命鮑馬二人寫了一張服辨，罰他們一千兩銀子，充作善舉。鮑馬二人也答應了這件事，便和平了結。至於林吳二家，也由李飛調停，兩家住在一起。絳珠賺下來的包銀，歸兩家均分。這樣的以三年為度。三年之後，准絳珠自由。父母師傅均不得干涉。包銀也歸他自己支配。林藹庭和吳德奎也都答應了一天。雲霧從此便煥然冰釋。天聲舞台今天能有吳絳珠的戲，不是全靠李飛偵探之功嗎？但是我在這件案子裏倒也的確曾經幫着他一臂之力呢。

紅
雜
俎

又以紅字分配梁花啼桃燭蠟六字得紅字典六。
紅。梁。燕。年。妾。獨。棲。



一圖



紅
雜
俎

程瞻廬

以上十六字。合古美人二。古人詩句二。

紅。紅。唐妓張紅紅為韋青姬人敬宗召

入宮號曲娘子。梁。紅。玉。為韓世忠夫人。桃。

花。紅。粉。醉。係王建春詞。蠟。燭。啼。紅。怨。天。曙。係

李商隱句。



紅

雜俎

紅花（杜牧杜鵑詩）芳草迷腸結紅花染血痕。

紅啼（陸龜蒙置酒行）千筇擲毫春譜大碧舞紅啼相倡和。

紅桃（王維春園卽事詩）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

紅燭（楊巨源呈李舍人詩）一片彩霞迎曙日萬條紅燭動春大。

紅蠟（皮日休賀崔大夫詩）夜半醒來紅蠟短一枝寒淚作珊瑚。

又以紅字分配玉粉怨醉天曙得紅字典六。

紅玉（皮日休夜會詩）蓮花獨亭亭嫩蕊生紅玉。

紅粉（李白擣衣篇）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苔生紅粉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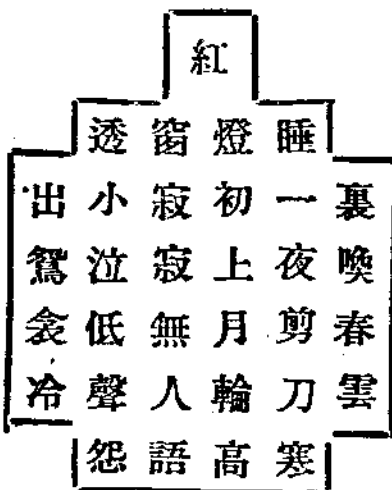
紅怨（張耒有感詩）晚風颯不收殘紅怨餘姿。

紅醉（韓愈贈醉張祕書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

紅天（譚銖題九華山詩）或接白雲堆或映紅雲天。

紅曙（杜甫冬末醉歌）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青月垂文練。

二



以上三十三字。含古人七言詩詞句六。

讀法就紅燈二字起。得七言句三。就紅窗二字

起。亦得七言句三。注其出處如左。

紅燈。睡裏喚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王建宮詩)

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朶桃。(李宣古詩)

勞動更裁新樣綺。紅燈一夜剪刀寒。(王建曉雪詩)

紅窗。透出鴛衾冷。白草飛時雁塞寒。(徐夔霜詩)

紅窗。寂寂無人語。暗淡梨花雨。(孫光憲虞美人詞)

紅窗。小泣低聲怨。永夕春風斗帳空。(秦觀詩)



芝麻菜豆官之今解

水·秋·川·類·

前清時代。凡朝廷不甚愛惜之小官。世皆目爲芝麻菜豆官。蓋言渺乎其小也。以今觀之。則此芝麻菜豆官五字。不惟可形容其小。且可形容其多。內而部長也。外而觀于每部裁員。每次必數百人。是知合未裁者將千人矣。其多可知。武人也。各省兵爭。非武員多何能若此。舊無而今有之各僚屬也。巧立名目。調劑私人之各閒曹也。如以斗量可得芝麻之官。千斗如以石計可得菜豆之官。萬石猗歟盛哉。惟然。故人人震于官員之名。十分豔羨。而過屠門以大嚼。聊且快意者。雖不便直襲官名。而姑取員字。以過官癮焉。于是明明教書先生也。而改稱教員矣。明明店家夥友也。而改稱店員矣。甚至查票員。招待員。糾察員。員（滬音諧聲）之。又員。幾入衆官之門。然則大好之中華民國。不將成爲中華官國耶。而諧者。又謂員之不已。勢將死鬼。又改稱鬼。員（滬音諧聲）員。烏龜。又改稱龜。員（亦滬音諧聲）員。語雖近。詭或亦好稱員者。有以啓之乎。果爾。則所謂芝麻菜豆者。不但可斗石計。直千斯倉。而萬斯箱矣。其盛又爲何如耶。

南面錄(二)

寄塵

庚子義和團之亂。人皆知爲水滸西遊記等小說所釀成。然最近謝无量先生著「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則謂羅貫中施耐菴之作三國與水滸。乃當蒙古人侵略漢族之時。漢族委靡不振。彼二人乃極力提倡超人的武力。及平民式的英雄。著種種小說。以鼓勵民氣。久而久之。漢族之中。果然產生了一位平民式的英雄明

南面錄



箍爛頭

冰·虞·主人

數十年前上海有個道士叫做箍爛頭。因爲他的頭上終年淌着膿血。把布包扎着。好像孫行者頭上的金箍一般。所以人家都叫他箍爛頭。箍爛頭。而他的真姓名。倒反沒人知道了。但是他這個爛頭。難道竟沒人能夠替他醫好了麼。所以任他終年爛着。據說他爛頭的原因。並不是因爲生瘡生癩。也不是同人打架而起。這爛頭却是他得道的紀念。也是他失道的紀念。要治好他。除非請呂純陽或是鐵拐李來。否則那些凡間俗子。怎樣能夠治得好這棒瘡呢。諸位如其不懂這兩句自相矛盾的說話。且待鄙人慢慢的來講明白罷。

箍爛頭

一

太祖朱洪武一舉而驅逐元人收復中原。此則羅貫中施耐菴著書之效果也。按謝先生此言不爲無理。然而數百年後。餘風所煽。又造成喪師辱國賠款割地之奇耻。是誠非羅施兩先生所及料也。然則利用文學以鼓吹一種主義。雖亦可收利。而危險之事。卽在其後矣。執筆者可不慎之又慎哉。

今日滑稽者流。多喜用「袁世凱」爲銀幣之代名詞。實則此風已久。不自今日始也。元朝人稱銀子爲「蒙古

鐘爛頭起初也是個丰貌翩翩的美少年。只因他自幼景仰施亮生濟癩僧一輩有道之士。能夠呼風喚雨。倒海移山。並能擒妖捉怪。役鬼使神。便投身在一個觀裏做道士。學些鳴鐘擊鼓的功課。有時候替人家去超度亡人。隨班跪拜。信口誦經。也從未見過一神半鬼。這樣過了幾時。他自肚裏尋思道。吾這樣下去。那裏學得到施亮生般的法術。豈不辜負了吾的素志麼。有一天。便和同夥道士說起此意。那些道士笑起來道。我們都因沒有他種技能。不過借此騙口飯吃。現在時候那裏有真正有法力的道士呢。內中有一個年紀大一些的道。現在真正有法力的道士。有却還有。不過離此萬里。不容易到罷了。鐘爛頭道。究竟在甚麼地方。那人姓甚名誰。道士道。就是江西龍虎山上的天師張真人啊。你有意要去學。我看你不要說從師學道的一筆費用。使費不起。就是跋涉山川的盤費。也難於籌措咧。鐘

兒。」初聞之。若不可解。實則「蒙古」二字。卽蒙古人呼銀子之音也。譯爲漢語。曰蒙古。蒙古兒者卽銀子也。其亦呼銀幣爲袁世凱之類乎。

頃見蘇民報載佛語拳令。余甚愛之。而不能舍。原文說明語甚長。不備錄。僅錄其令如下。一心歸命。不二法門。三妙菩提。四大金剛。五蘊皆空。六根清淨。七級浮屠。八功德水。九品蓮花。十方善士。余雖好讀佛書而不善飲酒。更不善猜拳。但覺此令甚佳。且生面別開。

爛頭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既有真正的法力可學。不要說離此祇有萬里。就是一百萬里。也要去呢。你們不聽見佛教中有個唐僧麼。他立志要去取經。西天也去了。難道我們道教中人。見了一萬里路。就說得這樣鄭重。那些同夥給他搶白了一頓。都啞啞道。看你說得嘴響。恐怕歇一百年。也依然是同我們一般的道士罷。

箍爛頭從那天起。把自己的積蓄整理整理。却祇有二百餘兩銀子。再向熟人處籌措了些資斧。便收拾行裝。擔簋就道。一路上跋山涉水。省吃儉用。不多幾時。已到江西龍虎山地界。箍爛頭心想。上海到此。並無萬里。那些同夥故甚其詞罷了。看看天色已晚。便投一家客店歇宿。並打聽店小二怎樣上龍虎山去。店小二問知是向龍虎山張真人處學道的。便問道。客官。你要學的是上等道法呢。還是中等道法。箍爛頭道。請問上等和中等怎樣分法。小二道。龍虎山離此地

較之普通所用三元四喜五魁等。尤有雅俗之分。竊以爲此令抄一份貼於功德林之壁上。以便客人之應用。更爲相宜也。

余近作室中所用楹聯數對。文雖不佳。然頗切貼。移與他人不得。移置他處亦不得也。其一云。不嫌陋室小。又小。愛住斜橋東。復東。（斜橋橋名。去余居甚近。）其二云。虛名一任人呼馬。小住初宜屋似螺。此聯已錄入螺屋記中。其三云。一椽聊借他人屋。四壁都堆古代書。

祇有半里之遙。那些天師府裏的小道士們。時常下山到這鎮上來。購買東西。因此天師府裏的情形。我們都很熟悉。聽說各處到龍虎山來投師學道的。每年終有數起。不過張天師本身是不收徒弟的。那些學道的都拜法官爲師。而法官之中又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法官能夠呼風喚雨。倒海移山。中等法官也能降妖捉怪。治病驅狐。下等法官却祇能嚇嚇鬼魅罷咧。箍爛頭道。那末我只要拜上等的法官爲師就是了。小二搖頭道。難呢難呢。拜上等的法官。天師府照例要收贄敬一千兩。然後去拜師。倘若學了一年半載之後。法官說你天資欠佳。難于造就。便不但學不成道。連一千兩銀子也丟了。中等的法官也要取贄敬五百兩。那下等的却祇取二百兩。學道時也甚隨便。倘然學不成道。下山去替人家誦經禮懺。說起來。終算是天師府裏混過幾時的大法師也。足以誇耀鄉里了。箍爛頭口裏唯唯答

教書匠

鬻雲女士

某教員性極驕傲。一日有友以教書匠呼之。教員不悅曰。吾輩所入雖微。然亦甚清貴。何得以下等社會之工匠嘲之。友曰。足下差矣。爾于教室上課時。不嘗口口聲聲曰。言勞工神聖乎。勞工匠也。君昔以神聖目之。奈何今忽輕視其人歟。且爾輩稱匠。最爲允當。舊式之教書匠。坐冷板櫈。宛如皮匠之坐小皮櫈。釘碗匠之坐小矮

應心裏暗忖。吾的天資怎樣。連自己也沒有知道。只是囊中所帶的阿堵物。却只夠拜下等法官之數。現在既不遠千里。到了這裏。斷沒有因爲不能拜上等等法官。而卽行回去之理。那末就拜個下等法官。也算不負此行咧。一宿無話。到了明天。倩小二引導。上山納資投師。從此便在天師府住下。跟着師傅學些畫符捏訣。唸咒諸法。光陰飛快。眨眨眼已是三年。那些畫符捏訣等法。已一一學得爛熟。也從未見過一神半鬼。正在暗暗焦躁。有一天師傅喚他問道。你怕見鬼麼。箍爛頭道。我學的是捉鬼之法。倘然見鬼怕了。怎樣好去捉呢。又問道。你怕見神麼。答道。神是我要差他去捉鬼的。不怕不怕。師傅點頭道。好。吾現在給你根桃木棍。你到後山西南角上那間鎖着的屋子裏。把合在地上的三十六隻大缸一齊打破了。再來見我。只是你無論如何可怕。切不可畏懼逃走。箍爛頭心想。打破幾隻缸

橈新式之教書匠立教檯上手擎教本時宛如泥水匠之手持磚頭手寫黑板時宛如理髮匠之手運確刀其何一非匠之形式哉某聞言而愠友又故意諧之曰吾以匠字稱君甚爲尊敬實則體操時之手舞足蹈幾同賣解者流唱歌時之俯唱高吟亦似伶官一類講歷史則插古人雜事以祛學生睡魔時作說書家口吻講理化好將儀器賣弄以炫學生耳目又是戲法家手腕語至此某已怒不可遏其友覺之急下轉語曰吾所說者

是很容易的事情有什麼可怕呢於是綽棍在手走到後山把那間屋子的門打開了只見屋裏陰森森的一些沒有甚麼別的東西正正三十六隻大缸合在中央箍爛頭緊一緊手中木棍拍拍兩聲一連打破了兩口大缸正想還要打時忽見碎缸處托地跳出兩尊怪物在眼前一亮彷彿一個是金甲輝煌虎頭環眼手執着一根竹枝般的東西一個是背生雙翅鷹目銳喙拿了柄晶瑩耀目的錐子箍爛頭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撇了桃木棍向門外飛一般的逃去跟踉蹌到了師傅那邊兀是喘息未定師傅問道缸完全打破了麼箍爛頭喘得說不出話來祇把手伸出兩個指頭示意師傅待他喘停了問知底細纔說那兩位天將一個是黃靈官一個是雷震子啊你怎的這樣胆小可惜你以後祇能召這兩位天將了我現在傳給你幾套應用的口訣以前所學符咒便都可應用了只是以後如沒

一般。齋。等。充。數。者。耳。若。足。下。則。實。非。其。人。况。教。員。例。稱。先。生。究。非。彼。輩。所。能。望。其。項。背。也。不。然。何。以。在。校。兒。童。彼。也。先。生。此。也。先。生。早。也。先。生。晚。也。先。生。先。生。先。生。叫。喚。不。停。耶。先。生。亦。足。以。自。豪。矣。于。是。某。教。員。仍。傲。然。自。得。笑。逐。顏。開。曰。然。然。民。國。總。統。有。時。亦。可。稱。以。先。生。吾。輩。固。甚。名。貴。也。語。畢。又。自。捋。其。燕。尾。鬚。不。已。

蝶室賺笑錄

瀛洲

兒子問他媽道。怎麼和尚。竟在廟裏

蝶室賺笑錄

箍爛頭

七

有要事時。切不可隨意捏訣咒念。到了明天。早上師傅又喚箍爛頭到跟前。替他在兩個手掌心中繪上兩道符籙。教他捏緊着下山回家去罷。不過這兩個手掌。必須逢到廟宇纔可開放。否則你所學的道。前功盡棄。切記切記。箍爛頭拜別師傅。隨即下山。一路上心中盤算。我回到家鄉。也足以兀傲儕輩了。只是這兩個拳頭裏的符籙。師傅說得萬分鄭重。不知究竟弄些甚麼玄虛。且待我放開看看。這樣想着。纔把右手略鬆一鬆。忽聽得一聲霹靂。好像就起在自己身邊。震得兩耳欲聾。倒吃了個大驚。看看天上依然皎日當空。淨無纖雲。再把右手看時。那道親眼看見師傅畫在掌上的符籙。早不知那裏去了。方纔大悟道。師傅說我能召兩個天神。這樣一來。大約一個已經白日飛昇咧。於是把左手愈加捏得緊緊的。真個逢了一所廟宇。纔敢開放。開放時也沒有甚麼霹靂。祇見那道符條的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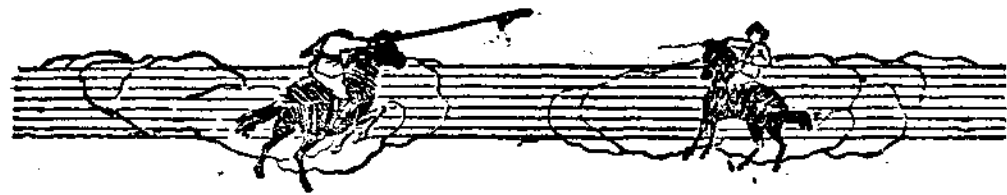
住宿。爲什麼不上人家串門子去談話啊。他媽道。和尚串門子。人家就給打出去了。兒子道。那麼。昨天王家大伯死了。去了九個和尚。在他家。又吃又唱。怎麼不給打出去呢。

菜店王老板的兒子。問他媽道。人家都說坐了總統就有錢了。爲什麼我爹爹不去坐總統呢。他媽道。我們是一個賣青菜的。那來的那們大德行。去坐總統呢。他兒子急道。媽。你那纔教胡說哪。我們賣青菜的沒德行。坐總統。那麼一個賣大布的。怎會有德行。坐總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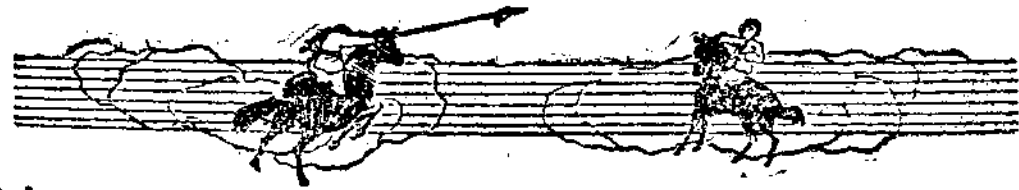
箍爛頭回到從前的觀裏。把到龍虎山學道。並能畫符召將等事說了一遍。同夥們都十分欽羨。有一天。箍爛頭正在廁所上大便。忽然疑惑自己學的道術不知究竟有用無用。隨手捏了個召將的訣。猛見一位金甲輝煌的神將立在自己面前。問道。法師有何吩咐。箍爛頭這時候已不畏懼。知是自己召來的神將。但委實沒有事情。只得說。本法師試試法術會否忘記。有勞法駕。實在不安之至。黃天將見他在廁所上捏訣。分明是大不敬。而且無事召喚。更覺荒謬絕倫。不由得勃然大怒。舉起降魔杵迎頭擊去。箍爛頭阿呀一聲。仰翻在坑廁旁邊。同夥們聞聲趕去看時。只見他頭破血淋。昏迷不省人事。灌救了一會。纔悠悠蘇醒。便說出上面一段事情。同夥們都抱怨他小該褻瀆神祇。以致吃了這樣的苦。從此頭上便終年淌着膿血。雖經許多名醫醫治。也毫無效驗。但是他箍爛頭三字的名聲。倒傳得通國皆知。人家要超度亡人的。都請他去做大法師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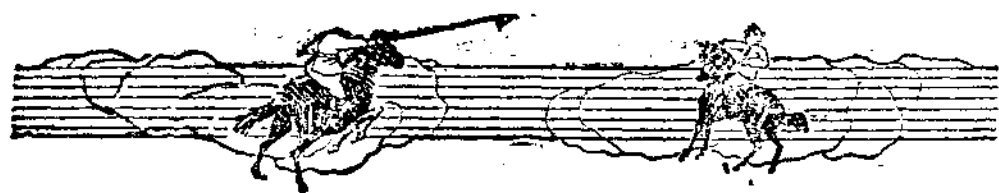
人偷着從後門走出來。到江邊上了行走長沙的早班民船。不待天明便離開了淶口。由長沙一路水程到南京。途中有朱秀才照應。不到半月已安然到了南京。這時歐陽繼武在兩江總督衙門裏當差。公館在參將衙門隔壁。歐陽家的花園和參將衙門的花園。祇隔一堵短牆。那時參將是旗人慶瑞。慶瑞雖是鑲黃旗的人。學問人品。在漢人的武員中都很難得。歐陽繼武歡喜賦詩。和慶瑞極要好。彼此往來。無間朝夕。慶瑞因走大門出入。彼此都有不甚方便。特地將花園短牆打通。安一扇便門。名做好順門。慶瑞不到歐陽家來。繼武便過慶瑞那邊去。歐陽繼武看慶瑞在南京最要好。來往最親密的朋友。除了自己而外。就祇一個姓方名振藻的。方振藻不知是那省的人。年紀四十來歲。生得兇眉惡眼。滿臉橫肉。一沒有一定的職業。二沒有一定的居處。時常喝



得大醉跑到參將衙裏來。問慶瑞要銀子去做賭本。慶瑞總是殷勤招待。方振藻要多少銀兩。慶瑞便如數拿給他。歐陽繼武見過無數次。慶瑞有一次拿銀子遲了一點兒。方振藻乘着酒興。竟拍桌大罵慶瑞。慶瑞祇是笑嘻嘻的陪不是。方振藻還是忿忿不平的拿着銀子去了。歐陽繼武看了。心裏實在代慶瑞不平。問慶瑞道。軍門該欠了方君的銀子嗎。慶瑞笑道。你看他是能有銀子借結我的人麼。歐陽繼武道。然則方君憑甚麼。屢次向軍門強要銀子呢。慶瑞搖頭道。他並不曾向我強要。是我願意送給他用的。歐陽繼武聽了不明白。接着問道。方君和軍門是就親麼。慶瑞說不是。是很要好的朋友。歐陽繼武心想慶瑞雖是武職。却是個文人。並且是世襲的武職。非寒素起家的可比。怎麼會有這們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呢。因問慶瑞道。我聽說方君在外面的行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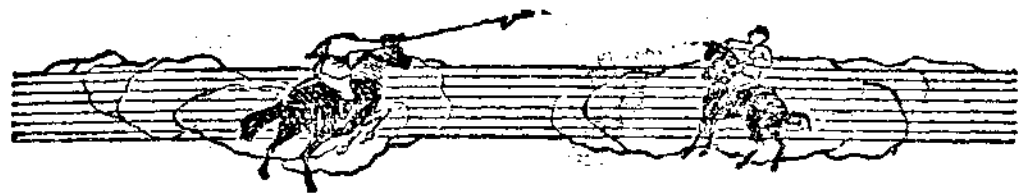
很。不。免。有。些。失。檢。的。地。方。軍。門。也。微。有。所。聞。麼。慶。瑞。道。不。知。你。所。謂。失。檢。的。地。方。是。指。那。一。類。而。言。歐。陽。繼。武。道。酌。酒。行。兇。賭。博。相。打。固。是。方。君。每。日。必。有。的。尋。常。事。好。像。我。還。聽。得。人。說。他。在。這。南。京。城。裏。行。強。霸。佔。有。夫。之。婦。並。將。人。丈。夫。打。傷。的。事。已。做。了。好。幾。次。了。一。般。受。他。欺。陵。的。人。就。因。他。是。軍。門。要。好。的。朋。友。不。能。奈。何。他。軍。門。耳。裏。也。曾。聽。人。說。過。這。些。事。麼。慶。瑞。點。頭。歎。道。何。嘗。沒。聽。人。說。過。我。就。因。爲。他。是。我。要。好。朋。友。不。能。將。他。怎。樣。歐。陽。繼。武。道。不。能。勸。他。改。過。麼。慶。瑞。道。他。肯。聽。我。勸。倒。好。了。歐。陽。繼。武。不。好。再。往。下。說。然。心。裏。很。不。以。慶。瑞。這。般。對。待。方。振。藻。爲。然。疑。心。慶。瑞。有。甚。麼。不。可。告。人。的。陰。私。被。方。振。藻。抓。住。了。因。此。不。敢。與。方。振。藻。反。臉。歐。陽。繼。武。一。有。了。這。種。疑。心。對。慶。瑞。也。就。漸。漸。的。冷。淡。了。慶。瑞。到。歐。陽。家。三。四。次。歐。陽。繼。武。才。肯。去。回。看。一。次。慶。瑞。倒。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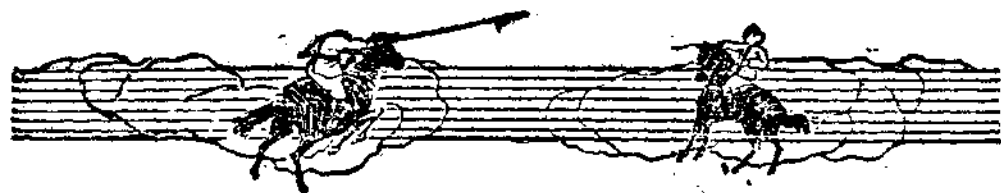
點兒不覺着的樣子。這日朱秀才帶着歐陽后成來了。歐陽繼武一聽朱秀才說出來投奔的緣由。也很覺得淒慘。並十分感謝朱秀才護送后成的盛意。當下收拾了兩間近花園的房間。給朱秀才和后成住。歐陽繼武的子女。年紀都祇得三四歲。繼武把后成作自己兒子看待。繼武的夫人也很賢淑。后成住着。倒比在家適意。繼武見朱秀才這般仗義。甚是欽佩。就留在家中。仍教后成的書。后成雖則住在這裏。比在家適意。然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想起母親。慘死自己。不知要到甚麼時候。才能報仇。雪恨。不由得又傷心起來。却又不敢哭出聲。怕叔父。嫡母聽了。難過。總是躲在花園角上一株老梨花樹下。嚶嚶的啜泣。那梨花樹距離歐陽家內室。遠距離慶瑞的書房很近。慶瑞這夜因在書房裏有事。直到三更時分。還不曾安歇。忽聽得花園裏有哭泣的聲音。很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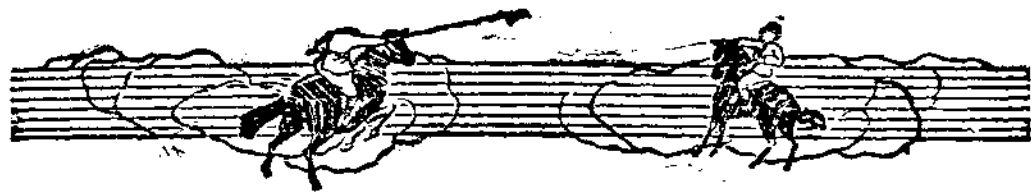
了驚。連忙走到花園裏細聽。哭聲從短牆那邊。梨花樹底下傳來。慶瑞身體矯健。一聳身就到了梨樹旁邊。這時后成祇顧拿手膀靠着梨樹。頭伏在手膀上。抽咽不止。並不知道有人從牆頭上飛過來了。慶瑞有幾日不曾過歐陽家來。不知后成師徒來投奔的事。一時忽見這們一個小孩。獨自在這人跡輕易不到的地方。傷心痛哭。自不能忍住不問。遂輕輕在后成頭上拍了一下問道。你這孩子是那裏來的。在這裏哭些甚麼。后成不提防有人來。倒着實嚇了一跳。忙止了哭聲。抬頭一看。借着星月之光。見是一個儀表魁偉的人。慈眉善目的。望着自己。好像很希望自己快些回答他的模樣。后成看了。覺得詫異。暗想叔叔家裏並沒有這們一個人。這人是那裏來的呢。並且他走到我跟前來。怎的一沒聽得門響。二沒聽得腳聲呢。后成心裏既有這種疑慮。便不先回



答。反問慶瑞道。你老人家貴姓。是怎麼進這花園來的。慶瑞一聽后成的口音。和歐陽繼武相似。又見出言從容有禮。已料知必是繼武的同鄉或親屬。遂笑答道。我是隔壁慶家的。（旗人本無族姓。漢人每以其名字之第一字爲姓。例如呼榮祿爲榮中堂。呼端方爲端撫臺。）你是歐陽家甚麼人。有甚麼事。受了委屈。儘管向我說出來。我能替你作主。慶瑞這替后成作主的話。不過是哄騙后成。想后成說出所受委屈來的。在慶瑞這時心裏。以爲小孩便受委屈。也不過是要吃甚麼沒吃着。要穿甚麼沒穿着。或者因頑皮被大人責罵了。一時難過。就哭了出來。而后成是個有根基的小孩。初到歐陽繼武家的這日。就聽得他嬌娘對他說過隔壁是參將衙門。參將慶瑞和他叔叔很要好的話。一聽慶瑞的言語。心裏也料知這人必就是慶參將。隨對慶瑞說道。你老人家




就是慶老伯麼。我叫歐陽后成。才從醴陵到我叔叔這裏來的。慶瑞既和歐陽繼武深交。繼武有兄有姪在醴陵居住。是知道的。當下點了點頭道。不錯。令叔曾對我說過。他有個哥子住在醴陵。他姪兒已將十歲了。你甚麼事。這時分一個人在這裏哭呢。你叔叔打了你麼。后成連忙搖頭道。叔叔很歡喜我。不會打我。慶瑞笑道。然則你嬌娘打了你麼。后成也搖頭道。嬌娘更不會打我。慶瑞道。你這孩子真奇怪。既是沒人打你。你半夜三更的。獨自躲在這裏哭些甚麼呢。也不怕你叔叔嬌娘聽了不快活。后成道。我就爲的是怕叔叔嬌娘聽了不快活。才獨自躲在這裏哭。沒想到驚動了老伯。下次再不敢到這裏來哭了。說罷轉身要走的樣子。慶瑞聽了后成這幾句話。又看了后成的舉動。覺得不是尋常小孩。鬧穿鬧吃和受了責罵的哭法。不問個明白。似乎有些放心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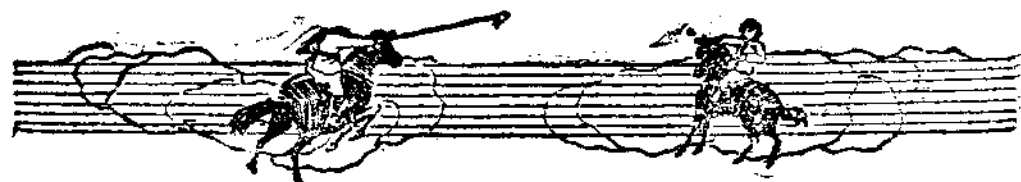
下。遂伸手攔住后成。隨握了后成的小手說道。你同到我那邊去玩玩好麼。后成仍低頭用手揩着眼淚說道。今夜已深了。明日當隨叔叔到老伯那邊請安。慶瑞不依道。夜深沒要緊。來罷。說時拉着后成便走。開了好順門。把后成引到書房裏。就燈光看后成生得貌秀神清。姍姍如有仙骨。心裏不禁欣喜道。你爲甚麼事哭。說給我聽。我總有力量替你做主。后成見慶瑞盤問。不能隱瞞。不說。祇得將家裏的情形。和盤托出的說了一遍。說完了。又掩面抽咽起來。慶瑞聽了。陡然站起身。咦（讀如乙）了一聲道。有這種事嗎。仰面望着天花板。出了半晌神。才向后成道。祇管哭些甚麼。專哭就算報了仇嗎。我問你。你想報仇。不想報仇。后成道。除却我短命死了。就不報仇。慶瑞點頭問道。你打算怎生報法。后成道。先生曾對我說過。要我發奮讀書。將來進學中舉。點翰林。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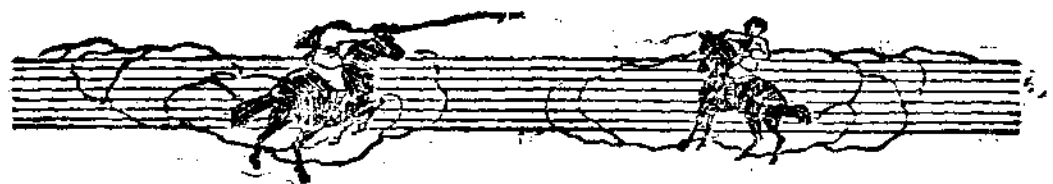
官這仇便能報了。慶瑞道：若是你命裏沒有官做，不是一輩子也不能報仇嗎？並且你也得打算。打算你此時還祇十來歲，也不會讀幾年書，好容易由你的心願要進學，便進學要中舉，便中舉想點翰林做官，就點翰林做官嗎？卽算件件都如了你的心願，毛氏和潘道興兩個東西，能長久留着性命在醴陵等你發達了去報仇麼？后成道：我也就爲這個不知道何時才能報這大仇，所以越思越傷心，忍不住就哭了。慶瑞重復握了后成的手，歎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這也是你的純孝感動神明，才得在這時遇了我。你祇要肯聽我的言語，我包管你在數年之內，如願相償。后成卽忙跪了下去，說道：老伯，使我在數年之內報仇，老伯就教我去死也。心甘情願。慶瑞拉了后成起來道：你今夜且回那邊去睡了。有話明日再說。不可再和剛才一樣，獨自躲着哭了。后成答



應着自回這邊安歇了。次日上午慶瑞來會歐陽繼武。見面便笑着問道。令姪從醴陵來好幾日。你怎麼也不帶他到我那邊去玩玩呢。是你的姪兒。就不算是我的姪兒嗎。繼武也笑道。鄉村裏初出來的小孩。一點兒禮節也不懂得。沒得見笑。因此不曾帶過來給軍門請安。慶瑞道。這話不像你我至好兄弟說的。聽說還有一位西席同來的。何不請出來見見呢。歐陽繼武即教人把朱秀才和石成請出來。見禮後祇閑談了幾句。慶瑞便向繼武說道。我看令姪的氣宇將來必成大器。我心裏不知怎的非常愛他。繼武笑道。這就是舍姪的福氣。慶瑞道。你打算就請朱先生在這裏教他讀書麼。繼武點頭應是。慶瑞道。我的大小兒今年也有八歲了。去年就打算延先生到衙門裏教讀。祇苦一時得不着相當的人。難得朱先生到了這裏。我想和你商量。屈朱先生到我那邊



去住。令姪也一同過去。我以為你們叔姪生親了。督率恐不免有難嚴密的地方。不如我替你代勞的好些。你的意思以為怎麼樣。繼武聽了。那有不願意的道理呢。即忙立起身拱手笑道。得軍門這門格外栽培。舍姪這小子的造化。真是不小。便是朱先生也和我。是總角之好。我素知他的性格。乃托庇軍門宇下。必十分相宜。慶瑞異常高興。次日就親自送了聘朱秀才的關書。並贄敬銀兩過來。朱秀才遂帶后成到參將衙裏教讀。慶瑞因心愛后成。白天教后成跟着朱秀才念書。夜間帶着到上房裏睡覺。朱秀才和歐陽繼武。自是都巴不得后成能得慶瑞的歡喜。后成在慶瑞上面房裏睡了幾夜。這夜慶瑞對后成道。你想由讀書發達了再報仇。既是來不及。就祇有於讀書之外。另學一點兒報仇的本領。我這裏有個人。本領極好。就是人品壞些。你專學他的本領。不



學他的人品。是不妨事的。你願意。我就求這人收你做徒弟。后成道。老伯教我怎樣。我便怎樣。祇求老伯作主便了。慶瑞卽點頭起身出去。一會兒同一個彪形大漢。走了進來。后成偷眼瞧那大漢。醉態迷糊。斜披着一件衣服在背上。敞開胸膛。露出漆黑的一片汗毛來。行動時昂頭天外。好像惟吾獨尊。不把世間一切人物。放在眼裏的樣子。進房就踞坐在上面一張椅上。慶瑞很誠敬的將后成來歷。略向這人說了一遍。這人鼻孔裏哼了一聲。慶瑞招手教后成過去拜師。后成低頭過去。恭敬敬朝這人拜了四拜。這人雷也似的吼一聲道。錯了。錯了。拔地跳起身。往旁一閃。嚇得后成幾乎抖起來。不知自己甚麼事錯了。便是慶瑞也驚得呆了。望着這人發怔。這人仰面朝天。好像默祝甚麼。一會兒走到后成跟前。拉起后成來問道。你認識我麼。后成心裏好笑。暗想我



從來不曾見過面。怎麼會認識呢？然心裏雖是這們想，口裏却答道：「認識這人大笑道：『我也知道你必認識我。』慶瑞覺得后成的話，答得奇怪。這孩子才到南京來，怎麼會認識的咧？」遂向后成問道：「你怎麼會認識呢？」后成還沒回答。這人已大聲說道：「認識認識，不是冤家是對頭。隨望着后成指了他自己的鼻尖道：『方振藻便是我成全你的孝道，是一件好事。但是除了這房裏你我三個人，外是不能給第四個人知道的。』你從此白天仍照常讀書，夜間我來傳你的本領，你本領到手的這一天，就是我成全你的日子。但是我成全了你，你也肯成全我麼？」后成見方振藻酒醉得舌頭都大了，說出些話來，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心想：「他成全我是不錯，但是怎麼倒問我肯不肯成全他呢？我既受了他的成全，就祇怕我沒有力量。我若有力量，能成全他，而他又恰好有事須。」



我成全我豈有不竭力成全他的道理。后成正在這樣思索。方振藻已現出很惶恐的樣子。很失意的眼神。望着后成催促道。你怎麼不好好的回答我呢。后成祇得答道。師傅若有須弟子成全的時候。弟子有一分力量盡一分力量。方振藻聽了。長歎一聲。也不說甚麼。提步往外便走了。慶瑞和后成都送出門來。方振藻頭也不回的去。了。后成摸不着頭腦。跟在慶瑞後面。回身到上房。慶瑞問后成道。你師傅問你認識他不認識他。你回答認識。你畢竟認識他麼。不知后成怎生回答。下回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古詩青竹蛇兒口一首。末句謂最毒婦人心。其實天下婦人不能一筆抹煞。惟淫蕩之婦。其心皆毒。作者寫毛氏之淫。既淫到極處。卽毒亦毒到極處。吁。可畏哉。淫婦也。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八十回 江小二狼狽走津沽 查老七縲紲入囹圄

却說B B從菜館中出來。仍舊恨子宣不過。四路尋訪。那有他的蹤跡。看手表上十二點鐘倒敲過了。他答應惡克司十二點鐘回轉棧房的。不敢過份逾限。只得帶着一肚皮的忿怒回去。惡克司見了。問他面上爲何這般不快活。是受了誰的欺侮來。B B對於惡克司。把這段事本來瞞着。現在心中恨極了。也顧不得旁的關係。就把子宣欺侮他的種種情形。罄囊倒篋的告訴了他。又說我本來要嫁你的。都是他霸着不許。倒說你們外國人都是沒良心的。我嫁了你。他就要暗裏頭拿手鎗來打殺你。我因爲怕你生命上或有危險。纔不敢嫁你。不料他自己倒濫

搭別人咧。現在我不怕他再有什麼話了。嫁你也一定辦得到的。只是他欺侮了我。把你我二人的好事捺到現在。此仇此恨。非報不可呢。這幾句迷湯居然也能消洋莊。惡克司聽了歡喜。B B到十二分。然而把子宣却恨到二十四分咧。所以拍拍桌子說。可惜你早不告訴我。不然我早將這姓江的小鬼一撕兩半。他說要拿手鎗打殺我。管教他手鎗還沒有出袋。先抓他到巡捕房裏。辦他吃十五年外國官司了。現在他在那裏。你告訴了我。我連夜去收拾他。B B說。我也是找他不着呢。他家住在我們隔壁。不過今天並不在家。適間我已親自去問過的了。他也常在外面。同我們一般家裏是看不見人的。惡克司說。不常在家的最好。外面碰見了。我們就可以收拾他。若然他躲在家裏。我們倒沒法奈何他。因為辦過公事的人。都曉得規矩。別人好好兒在家裏。我們無緣無故。不能夠上門去尋他的事呢。B B抹抹胸脯。說我現在心裏頭急死了。恨不能馬上拖他到面前來打一頓。

才出得我心頭之氣呢。惡克司微笑問他說。你們當初好的時候。可也是這般性急的嗎。B B 啐了他一聲。一宵無話。次日。江子宣請喜酒鬧笑話的這樁新聞。已傳遍春江十里。其實子宣那一天却掩在一個朋友家裏。這朋友也在被邀之列。所以本人並不在家。子宣便在他家榻床上打個磕銃。你想教別人那裏找他得着呢。後來這朋友回家之後。方知他在此地。然而已來不及了。子宣在這朋友口中。也知道菜館裏種種的情形。嚇得他當夜未敢回家。就在朋友家裏下榻。第二天還想挨一天。不料這朋友因子宣此番的行徑太不漂亮了。對他不免冷冷淡淡。不甚理會。子宣覺冷面難受。只得謝擾出來。打算回家設法幾個錢。往杭州去避避鋒頭。不意剛走到弄堂口。恰巧與B B 惡克司二人迎面相遇。原來他兩個也是趕早市到這裏來打聽子宣在家不在的。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子宣欲避已來不及。他還以為有惡克司在一塊兒。B B 決不敢將此事告訴他知道。現在他

看見了我。未必致於敢當場出彩呢。那知BB竟不容分說。上前將他一把拉住。說。你在這裏了麼。好一個沒良心的小鬼。你幹得好事。我昨天那一處沒找到你。今兒天網恢恢。仍落在我的手內。我要同你講個明白。你休想逃走。子宣被捉。急得口中只嚷做什麼做什麼。一句也說不出別的話。那時就有過路人圍攏來觀看。倒是惡克司覺得在街心上這副樣兒。未免太不成體統了。過來教BB且放手。子宣不許逃走。罵一聲談姆夫路。嚇退一班喧熱鬧的朋友。對BB說。我們同這個人到棧房裏去談話。BB說。何不往我家內。不是比棧房裏近得多嗎。惡克司對他搖搖頭。使個眼色。BB會意。曉得這裏離子宣家近。恐裏面有人得風聲。走出來幫忙。所以軋他到棧房裏。就可以由他們發付之意。當下拉住子宣一條手。說。你隨我們走罷。子宣服服帖帖。同小羊遇着老虎似的一路上默不出聲。隨他們走去。就中有一件最難索解的事情。就是同是BB的一隻手。在當初子

宣捏着他。就覺豐若有餘。柔若無骨。從心窩子裏直甜出來。此刻自己被他捏着。竟同鐵索子鎖他。去上斷頭台似的。不但心裏說不出的酸苦。而且觸處也覺其寒若冰。驚心刺骨。不知何以變遷得這般快呢。惡克司搖着手杖。洒開大步。押在他兩個背後。何異包打聽押着兩個賊。轉眼之間。到了一品旅館。仍舊是B B和子宣兩個帶道先行。當初子宣訪問再三。纔得找着這一個號碼。進門未久。就被B B驅逐出來的房間。此刻竟得許他排闥直入。沒一點兒忌諱。又未嘗不是人事變遷之速咧。當時他三個人走進房門。惡克司隨手將鎖扭上了。子宣到此可有點兒懼怕。問你們打算將我怎樣。惡克司冷笑一聲道。這句話你要問瑪麗的。我不過是朋友幫幫他的忙罷了。子宣聞言。再看B B。見他面色灰敗。令人生怕。光景他也在那裏動氣。所以說話的聲音帶戰道。我要你償還我本身所受的名譽損失。還有你那離婚過的張鳳珠。在外間說壞我的名譽損失。更有昨兒席面。

上許多人嘲笑我的名譽損失。另有當初你常到我家裏耽誤我們正事的種種損失。一古腦兒我也算不清楚。少說說你賠我十萬塊錢。恐怕還不夠呢。子宣聽說魂靈都幾乎嚇落了。他想原來他們關我在此打算敲我竹槓嗎。那也惟有拼其一死咧。因為要錢老實說句別說十萬。就十塊都拿不出呢。惡克司旁邊聽了也覺B B所講的太不成話了。慌忙岔口說。這不過是句譬方的話。究竟你毀壞良家婦女的名譽。昨天還令許多人嘲笑他損失他的顏面。這兩樁你預備怎樣的賠償啊。子宣倒還算乖的。自知現在他們手掌之中。倔強不得一點。光棍不吃眼前虧。他人雖不光棍。眼前虧也不肯吃別人的。所以軟在前頭。哭喪着臉兒說。你們要我怎樣。我就怎樣。便了。惡克司問B B意下如何。B B心中最好是教子宣賠他的損失。聽惡克司無端岔口。不知他有什麼意思。所以招招手喚他過來。問他你打算怎樣。惡克司說。我想還是教他磕頭陪個罪算數了罷。因為看他這

種戎囊的樣子。也未必能夠拿得出多少錢來呢。上海人說。鞋子不穿落個樣。你也犯不着開這句口咧。B B 終覺心不甘服。說單只磕一個頭。不免太便宜他。我一定要他賠償名譽損失的。錢沒有報也得登一下子。惡克司問他怎樣登法。B 倒想不出。說無論如何。務必要他登報道歉。因爲磕頭陪罪。單只你。我看見。不到他的台。惟有登報之後。他就不能再。用這種卑陋手段。去哄騙別個婦女咧。惡克司聞言笑了一笑。口內不言。心中暗想。原來你不願意他再搭別個婦女。說來說去。還是脫不了酸素作用罷了。當即對子宣如此這般的說了。問他答應不答應。現在子宣別說教他答應登報道歉這點兒小事了。就是令他身背黃榜拜四方。他也肯答應的。當就滿口應承。毫不遲疑。條件講好。便沒軋他在此的必要。惡克司開鎖要放他出去。B B 喝聲且慢。自對子宣說。這幾個月來。你欺侮我也算得夠了。不是密斯脫惡克司講情。我也決不肯同你干休的。今兒你不在這裏

磕一個頭。休想出此地門口。在B B之意。固然是懲戒子宣的意思。不料子宣另存了一念頭。因他兩個當初要好時候。B B也常令子宣叩頭爲樂。他以爲自經這一番決裂之後。將來未必再有這一種樂趣。現在B B教他磕頭。他就當作臨別紀念。所以服服帖帖。情情願願。雙膝貼地。磕了個響頭。惡克司大笑。打開門。喝聲滾罷。子宣抱頭鼠竄而出。如脫龍潭虎穴。跑回家裏。整整的躲了一天。足未出戶。他深怕惡克司還要來捉他去呢。至於登報這件事。當場他雖答應了B B。然而實際上却萬辦不到。因爲自己從和張女士離婚以來。久已失歡於老父。倘若這件事再傳之報章。將來江家門口裏。還有他立足之地嗎。不過當他心迷B B的時候。却未嘗以父母生憎家庭多故。爲意預備萬一家裏站不住。就與B B兩下過一輩子比之同着老頭子老太婆在一起的強得多。此刻這一方面失敗了。纔想到老家可靠。然而阿父跟前已失之歡。那裏再能收得回來。這就是少年人。

輕。率。躁。進。不。顧。大。局。的。壞。處。洋。場。十。里。中。又。何。止。子。一。宣。人。呢。他。娘。雖。然。也。看。不。得。子。宣。不。過。親。生。者。究。竟。有。一。點。兒。慈。愛。的。天。性。見。他。往。日。同。沒。籠。頭。野。馬。似。的。家。裏。坐。不。定。立。不。穩。今。天。忽。然。之。間。整。天。的。足。不。出。戶。在。房。中。長。嘆。短。吁。心。知。他。一。定。又。在。外。間。惹。出。什。麼。禍。來。了。先。擬。置。之。不。睬。後。來。又。覺。這。孩。子。怪。可。憐。的。老。古。話。說。門。前。大。樹。好。遮。陰。有。老。子。在。上。兒。子。遇。到。什。麼。爲。難。之。處。老。頭。子。一。定。可。以。替。他。出。場。一。樣。他。哥。哥。親。事。也。是。老。子。定。的。什。麼。沒。有。照。顧。到。單。單。他。隔。了。個。肚。皮。老。子。雖。有。若。無。歲。數。大。了。還。不。替。他。攀。親。這。才。有。張。家。那。一。段。事。都。只。爲。老。的。不。替。他。調。排。他。纔。自。由。擇。耦。究。竟。小。孩。子。有。多。大。的。眼。光。以。致。鬧。出。後。來。這。段。笑。話。老。頭。子。還。怪。他。浮。而。不。實。禍。由。自。取。其。實。他。老。子。若。能。照。他。哥。哥。的。樣。兒。事。前。替。他。做。一。做。主。又。何。致。造。成。這。一。段。孽。果。自。此。之。後。顛。顛。倒。倒。雖。然。也。是。這。孩。子。自。己。不。好。然。而。若。使。他。老。的。不。冷。眼。旁。觀。也。未。必。致。於。弄。到。今。日。的。局。面。照。此。

說來不是孩子的錯。實是他老子害他的了。也不是老子害他。實乃我自己之過。爲什麼呢。因爲他庶出之故。以致被人看輕。唉。你投生的時候。爲什麼不看看清楚。何以不投到他正室太太肚中。單單揀中了我的肚皮來投胎呢。這位老姨太太。連類之間。忽然怨起自己的命來。覺這孩子孤單無靠。自己再不睬他。還有什麼人能夠顧惜他。所以不忍丟他。一人在房中着急。親自走了過來。說你今兒爲什麼不出去。敢是外面玩厭了嗎。子宣低頭不做聲。他娘不免大大的抱怨他。一頓。現在子宣天良終算發現了。不然娘怪他。他早已拂袖而去。那裏有耳朵來聽。此刻竟被他娘說得淚流滿面。老姨太太看見兒子哭。他眼淚早已預備在眶子裏面。所以一霎時也涕泗滂沱。泣下沾襟。母子倆對哭了一陣。究竟也不知傷心什麼。因爲各有各的心事。老姨太太怨自己命。子宣還是受了外國人欺侮的一股辛酸氣呢。當下老姨太太又問他兒子今天煩愁的緣故。子宣也不隱瞞。從實

說了老姨太太也覺驚心說這種荒唐的女人你怎好相與除非一輩子做他解厭的玩物偶不稱心就要反咬一口從前我原教你不可太着迷的現在果然惹出大禍來了。他仗着外國人爲護符將來不知要怎樣的欺侮中國人現在教你登報道歉日後或者就拿你所登的報作爲憑據再敲你別的竹槓你也有口難分說一輩子脫不了他們的累你老子曉得了不免更看你不起了所以這報是萬萬登不得的。子宣說我也這般的想不過不登報恐他們未必肯放過我罷。老姨太太皺緊眉頭想了半天忽然記起一件事說你學堂中初出來的時候老頭子不是教你到天津姑丈那裏去謀事嗎就是那邊也有信來教你去說到那裏自有安插之法的都爲你自己不肯出門所以這句話就此擱起來了。現在好的是那邊究是至親你這裏既怕外國人尋事站脚不往天津去一來避了風頭二來謀着了事做得像模像樣的回來非但老頭子要換副眼光看你就是你

娘也大有面子呢。子宣低頭不語。心裏早已聽了進去。按下慢說。再表B.B.見子宣磕頭而去。心裏非常樂意。拍拍惡克司說。今兒若沒有你這小鬼。未必肯如此服貼。惡克司微笑道。這叫做一物一制。中國人看見了外國人。自然同老鼠看見貓兒一個樣子。咧。B.B.罵他放屁。我也是中國人。難道怕了你麼。惡克司笑說。你不能同他們相比。你是和我通過譜的。彷彿入了洋籍的中國人。一般。老鼠也變成了蝙蝠。儘可騎牆中立。不怕受貓兒的欺侮了。B.B.嘆味笑了。今兒他兩個因早上起來太早。都覺身子乏力。橫豎他們在這裏並沒有什麼正當事做。也無所謂晝。無所謂夜。高興時出來跑跑。不高興上床睡睡。既然乏力。就此補睡一天。次日B.B.起來。急於要看報。教侍者買幾張報來繙了一遍。也不見有江子宣道歉的告白。惡克司說。你休性急。昨天他未必從這裏一出去。就到報館。也許回家起了稿。再送進去。時候晚了。今天登不出來。那就要看明天的報咧。B.B.覺他此言

不差。只好耐着性子挨過一天。次日買了再查。仍舊沒有。B B 不免着惱。說這人不該哄我們。非得再找他辦交涉不可。惡克司勸他再捺一天。B B 無奈。只得又捺一天。誰知仍和前兩天一個樣兒。報上隻字全無。此時不但B B 生嗔。惡克司也大動其氣。說小鬼該死。我這裏寬放了他。他倒敢在我面上畫符來了。那怕他躲在洞裏。我也非得拖他出來。剝了他的皮不可。B B 更氣得利害。說他一定在家裏的。我們拼着再起一個早。到他門口守着。不怕他不出來呢。兩人商量定了。不過起早這件事。却是他們的難題目。外國人雖都是早起。早眠慣的。但惡克司却是個中國化。非十一二點鐘不肯起身。所以預備雖然預備。仍因起來太遲之故。捺了兩天。到第六天方得上子宣這邊來大興問罪之師。豈知一打聽娘姨說。二少爺已在兩天前頭動身到天津去了。惡克司還當他們說謊。再問B B 的娘。也說親眼看見他帶着行李鋪蓋出門的。那就沒有疑義了。人已出門。交涉也無

可再辦。他兩個也祇能乘興而來。敗興而還。其時說早不早。說遲不遲。大約在十點半至十一點鐘之間。惡克司和B B並不坐車。走在路上。忽見那一面許多巡捕。簇擁着兩對犯人走來。B B便站住脚觀看。一面問惡克司。你當初在巡捕房的時候。曾否解過犯人。惡克司說。這是公事。當然辦過的。B B又問來者幾個巡捕。你認得不認得。惡克司笑說。我已不吃這飯多年了。那能個個認得。這班人大約是解公事上公堂。早堂審罷了。發回巡捕房的呢。說時那班人已到面前。乃是三個破衣赤脚。和一個衣冠整齊的犯人。分作兩串。二人一聯。這位衣冠朋友也只好同赤脚人聯在一起。可謂平等之至。B B要看這衣冠朋友的面目。不知如何。那人走到他們面前。忽地將頭別轉。擦身走了過去。B B於一霎之間。覺其人很有些面善。可惜未看清楚。不料惡克司一見那人。也呆呆若有所思。B B問他想什麼。惡克司說。我想方才那個犯人。很有些像專門賭錢的那個查老七。你看。

是。不。是。B。B。也。想。了。起。來。說。正。是。華。西。的。姑。夫。一。點。不。錯。怪。道。他。看。見。我。們。慌。忙。把。腦。袋。別。過。去。了。不。過。此。人。素。來。很。有。場。面。何。以。現。在。忽。然。吃。了。官。司。還。和。小。癩。三。鎖。在。一。起。倒。也。希。奇。得。很。惡。克。司。說。一。定。他。賭。銅。錢。沒。有。人。保。鏢。所。以。被。官。裏。頭。捉。進。去。咧。這。句。話。惡。克。司。帶。點。兒。自。誇。之。意。因。他。常。在。賭。場。中。做。保。鏢。故。而。說。話。也。三。句。不。離。本。行。其。實。查。老。七。之。吃。跌。倒。並。不。爲。此。他。自。從。那。一。回。大。賭。失。敗。之。後。一。蹶。不。振。難。乎。爲。繼。賭。場。中。早。已。絕。了。蹤。跡。表。面。上。醇。酒。婦。人。天。天。開。棧。房。招。一。班。蕩。婦。來。陶。情。作。樂。暗。裏。頭。仍。雄。心。不。死。意。欲。另。圖。一。個。恢。復。財。產。的。方。法。不。過。他。在。先。因。賭。發。財。平。步。青。雲。把。弄。錢。這。樁。事。看。得。太。容。易。了。以。爲。做。正。當。營。業。守。十。年。二。十。年。纔。能。多。起。幾。萬。家。私。來。這。種。事。誰。耐。得。住。人。也。要。老。的。教。我。不。出。手。則。已。一。出。手。除。非。馬。上。弄。他。十。萬。二。十。萬。那。纔。合。得。算。操。這。個。心。機。不。然。情。願。一。輩。子。窮。的。他。存。心。若。此。所。以。腦。筋。中。充。滿。着。一。股。發。橫。財。的。念。頭。要。發。橫。財。

非賭博就是做投機事業。但這兩樁一要本錢二要信用。自己曾從這上頭翻過身來。本錢信用兩字。早已不在話下。捨此之外。更有一注很容易得法的買賣。便是販賣烟土。這樁生意。查老七眼熱已久。他還仔細調查過。從香港等處販到上海。利息在對本錢之外。所難者就是進口時候。逃過關員的耳目。要做這票生意。本錢倒不在乎有無。只消有點兒勢力。便可吃着一分糧草。其名謂之吃黑老飯。起家發跡者大有其人。老七自以為自己也在白相地界走走。可以夠得上吃這碗黑老飯的資格。不過眼前自己沒有本錢。除非找個戶頭搭幾分乾股。這就煩難得很。因為有這種戶頭。早已結就了很堅固的團體。焉能容得他一個外行。插身入去。於是查老七就千方百計。打算靠一個牌頭。有一部分勢力可作護符。便可以捏住他們頭頸做了。誰知牌頭沒靠着。官司倒反吃着了。要知詳細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腹中噯氣即腸胃中鼓氣是也其致疾之由係因胃不消化大便祕結所致也
即須服用紅色清導丸以助消化而導積滯其疾自愈矣且治大便祕結肝火
上升 肝經失調 口氣穢濁 皮膚瘡癩 面起紅瘰等患

腹中噯氣



營口怡昌洋行總經理阮文國先生來示云鄙人
營衛素虧胃口不健飲食稍多即氣阻而脹胸膈
澎悶兼之大便燥結屢就中醫皆以鄙人身虛宜
補不料愈補胃口愈滯及試服清導丸則消食潤
腸切合病體服用未久胃口漸勝燥結亦鬆前病

盡去現下康強愈於疇昔矣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
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
郵力在內收用郵票清導丸能治痔症痛苦

烏 鷄 白 鳳 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鷄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

鍾德園監製各種國貨良藥
農商部發給一等獎章



藥房種德自然收善果漫云爭利
在商場 江頭人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二角一角小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〇六號

（價目）一之聖藥也
活百症瘕痞塊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產後失調各
一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
無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
（價目）一之聖藥也
料二角半單料一元加料五角雙
角單料二角半單料一元加料五角雙
橘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久咳
痰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止
藥茶專治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均
見神效泡飲此油便每盒五角每包一
○玉樹神油此油止痛第一聖藥如患
湯火燙傷刀傷疔癰溼毒無名腫毒大
有奇效大瓶一元中五角小二角○萬
應如意油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
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

本雜誌為中國最有價值之雜誌遍銷全國每期
竟達五萬餘冊

各大行號刊登廣告收效必宏且定價低廉印刷
精良尤為特色如蒙惠登無任歡迎

注 意	每 期 廣 告 價 目		
	普 通	上 等	特 等
上列價目概以白紙墨色印刷為限如用 彩紙彩印等價目另議如欲代擬廣告文 字代打廣告式樣均可辦理如承委託請 與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信託部接洽	二十元	三十五元	六十元
	十元	二十元	
	六元	十二元	
			等 第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全年	半年	零購
五十冊	廿五冊	每冊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二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冊郵費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分發行所 北京漢口 南京廣州 杭州甯波
編輯主任 嚴濟羣
發行所 施濟羣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各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書籍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星世界書局謹啓